

南方

# 人物周刊

## 新冠重症救治 如何破局

本刊记者 杨楠

P46 文化

胡晓媛

我已经与痛感  
握手言和

P66 娱乐

独角戏

与一群戏剧人的突围

+

P28 社会

“疫情海啸”中的  
工厂与工人

中国邮政发行业务报刊 南方周末出品

ISSN 1672-8335

9 771672 833234





## 知识的海洋浩若星辰 鱼跃于天，星沉大海

*The sea of knowledge*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于2004年，以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为己任；旨在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报道人物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创刊十余年，已成长为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成为中国家庭读物的首选期刊。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电商订购



邮政订购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614/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2-8335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编号 440100190045  
价格 定价 15元

主管主办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主编 王巍  
编务总监 杨和平  
编务统筹 杨子  
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卫毅  
编辑部主任 周建平  
总主笔 剧乐昊  
高级主笔 徐梅 徐琳玲 邓郁  
主笔 李乃清 陈洋 张明萌  
资深记者 杨楠 孙凌宇 孟依依  
王小祥 欧阳诗蕾  
记者 张宇欣 韩茹雪 刘璐明  
聂阳欣 王佳薇  
资深编辑 杨静茹 李岫淼  
首席摄影 姜晓明 大食  
高级摄影 梁辰  
图片总监 方迎忠  
视觉总监 舒格  
高级图片编辑 郑洁  
高级校对 赵立宇  
高级美术编辑 陈志彤 卢俊杰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邮编 510601  
传真 020-87370368  
北京联络处 13910128123  
上海联络处 13661513938  
广州联络处 020-87371912  
成都联络处 17380033797

本刊部分图片由  
Getty / VCG / IC / Foteo / Panos / Osports 提供

总经理 姚伟新  
副总经理 孟登科 徐秋生 李佩佩  
总经理助理 王海荣

运营中心华东区总经理 王海荣(兼)  
成员 董一扬 王理晖 张艺颖 徐斌 金沈

运营中心华北区总经理 李婷  
成员 张津阁 于琦 过申祥 王婷婷 王天石 程璐 齐永俊 付平原

运营中心华南区副总经理 余希桐 江喜  
成员 韦秋萍 廖颖 陈晓微 张力 梁嘉敏 庄伊楠  
段大旭 杨颖 周宇恒 董蕾

运营中心西南区总经理 黎文渊  
成员 李勋 吴筱颖 刘晓梅

运营中心华中区总经理 王小海  
成员 吴睿智 孙丽 陈锐

品牌中心  
总监 袁斌  
成员 凌亚 黄河颂 魏运星 蓝鑫焱 王琳 郑永金 陆谢涛  
刘籽欣 肖亮 黄雪丽 刘烨 钟静柔

全媒体服务中心  
总监 谢仇辉  
副总监 何倩仪  
成员 华东 钟楚楚 洪梦玥 况娟 刘诗君 林颖  
官瑞雪 曹彬 林红  
华北 王明明 裴益玄 朱瑶瑶 陈雪 高佳馨 吕瑞锡  
陈奕冰 李雅涛 张锦平 宋清海  
杜赛男 张可焯 叶斐 高文政  
华南 林周 莫燕 黄鑫瑶 胡焕 梁德明 梁颖健 郭丽萍  
柯玉圆 郑康 陈思慧 何畅  
华中 简雪玲 任亚强  
西南 喻稚桐

销售管理部  
总监 张菁  
成员 华东 张思韵 林毅伦 华北 项子琪 孙能凯  
华南 刘金鑫 西南 陈薪如

广东南方数媒工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总编辑 肖华  
首席技术官 蒲凡

内容部  
总监 何海宁 技术部 运营部  
副总监 陈雅峰 总监 张础杰 总监 吴水洁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 46-118 国内发行  
发行总代理 广东南方周末报系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金城

服务热线 020-87385907  
网上订阅 <http://nanfangzhoumo.taobao.com>  
联系电话  
广州 020-87385907 北京 010-59540392  
上海 021-20357389 成都 028-86761177  
发行传真 020-87394390

各地购买事宜请与本刊当地发行商联系

沈阳: 沈阳铁路书报刊发行公司图书部 024-23910600  
大连: 大连环渤书店 0411-84603076  
长春: 吉林东联传媒有限公司 15004317981  
郑州: 河南宏达报刊发行有限公司 0371-86063992  
济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82055155  
烟台: 海天书店 13205351986  
石家庄: 石家庄兵行天下书店 13613319399  
成都: 尚和书店 028-86667805/83333009  
重庆: 弘景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3-86061012  
尚和书店 023-8635961  
昆明: 尚和书店 0871-64122816  
贵阳: 尚和书店 0851-5661974  
太原: 尚和书店 0351-7088915  
南宁: 尚和书店 0771-2624534  
桂林: 尚和书店 0773-2834966  
柳州: 尚和书店 0772-3180862  
深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755-82430796  
武汉: 明知书店 027-85497847  
长沙: 友友书店 0731-82252951  
尚和书店 0731-84411600  
合肥: 文华书店 0551-64688028  
南京: 南京晟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5-83717979  
温州: 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7-86057222  
江西: 江西省华文书店 0791-8592424  
新疆: 新疆大漠天马书店 0991-5837665  
甘肃: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8521090  
江苏省邮局: 025-85406711  
陕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029-87415811

版权声明:  
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 未经本刊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 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  
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 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收费标准如下:  
1、单篇文章转载使用: 500-1000元/千字;  
2、单张普通图片或图表使用: 1500元/张以上;  
被授权的具体作品价格根据上述收费标准协商确定。

法律事务与版权合作 电话: 020-87001145  
E-mail [yjnfzm@126.com](mailto:yjnfzm@126.com)

官方网站 <http://www.nfpeopl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southernpeopleweekly>   
腾讯微博 <http://t.qq.com/southernpeopleweekly> 



官方APP  
直接扫描二维码



微商城  
直接扫描二维码



订阅kindle版  
直接扫描二维码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本册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 CONTENTS 目录



2022年12月27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护人员在急诊大厅抢救区照看运送来的危重症患者 图/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 14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 新冠重症救治 如何破局

**04** VIEWPOINTS 世界观

**74** SUPPLEMENT 后窗

**80** COLUMNS 专栏



**28 SOCIETY** 社会  
“疫情海啸”中的工厂与工人  
高烧、接力、追单和补课



**46 CULTURE** 文化  
胡晓媛  
我已经与痛感握手言和

**54** 漫画家 Tango  
2023, 兔子要来了

**62** 南美的房子里游荡着什么样的幽灵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36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异乡里的异乡人



**66 ENTERTAINMENT** 娱乐  
独角戏与一群戏剧人的突围

## 造梦者的朴实与纯净

本刊记者 邓郁

最开始想做独角戏的专题，源自《一只猿的报告》这出独角戏两轮演出之后一边倒的口碑。

主演李腾飞在舞台上的辗转腾挪，干净而充满意味的舞台，加上剧本的深度和改编带给观众的共鸣，让鼓楼西的观众颇有久饥之后“饱餐”一顿的幸福感。

随着后来《象棋的故事》和《吉他男》，还有其他独角戏的涌入，行业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由独角演出带来的新浪潮？我们把采写角度做了调整。我于是一次次地走进 77 文创园的排演厅，鼓楼西二层的小排练室和观众席，看他们抠动作，调灯光和音效，一个又一个 cue（原意是戏剧或电影中用来暗示演员开始说或做某事的尾白或提示，现在指信号或者暗示）地磨来磨去。

戏剧像黑暗中的语言与肢体魔术。正式演出前的创作者，总是穿行在黑暗的观众席、调度台，和聚光灯时闪时灭的舞台间。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这些造梦者最朴实的一些瞬间也自然流露。

比如导演郝望就毫不掩饰他对自己创作能力的自信，和对行业环境及某些现象的排斥。“我不反对做案头，而且觉得必须要做充分的准备。但反对用脑子提前预设的人物小传、人物分析，通常那些都比较悬浮机械。真正的表演是要进入到作品的情境，用身体去理解。”

李腾飞挺像进入人类世界之前的猿猴红彼得，充满试探、羞怯，不敢造次。

“听到红彼得变成人之后，有些歇斯底里地说‘你好’，其实心里特别难受。”我跟李腾飞说起。“从那儿开始看到最后，一直会有那种悲凉。”

“真的吗？”他有些许的讶异，更多是“有人这么想”的欢喜。

“郝望说你最难得的地方是，你会努力去打破很多的束缚。”

“啊？他这么说？”李腾飞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老说我在一个中间地带。比如我和观众互动，他说你要么再往前，刺激冒犯一下观众，哪怕咬他一口，要么回来。你到底是还想往前走还是退回来，你得选一下。他还说我浓度不够。”

浓度，指的是情绪色彩。李腾飞老羡慕一些合作演员，觉得他们非常饱满，体验深刻，情感丰沛。“我就羞于表达。我心里老有个坎儿，如果泪流满面，就太矫情了。我觉得中性一点就好。郝望说你离那个腻味的度还远着呢。”

一方面要理解生活和角色的复杂、演出层次，同时还不被所谓趋势和欲望裹挟，举重若轻，这或许是做这行最大的关。

那些天里，钟情传统的郭笑，在剧场外的小桌子旁畅谈两三个小时，说起自己对演戏的开悟来自妻子；何雨繁谈起 2000 年到 2010 年小剧场的兴盛，颇多怀念；鼓楼西副总李国杰说到运营困难时期所有人的坚持，忍不住落泪。于是你很容易理解，在延期了接近三个月之后，2022 年 12 月 28 日《一只猿的报告》三轮首演那天，主创像攒足了所有的劲头，甚至有点“过头”的使劲儿。

“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有很多‘人’在一起，看一个‘人’来表演，大家能相聚太好了。”郝望对那天的观众说。

有人问：“如果不是经历过一段没有剧场可进、没有演出可看的特殊时光，我们面对同样的作品的时候，会不会报以同样的反馈？因为我们也分不清，是不是在迈进久违的剧场的那一刻，就已经为台上的剧目增添了‘附加值’。”

这针对的是几轮独角戏遇到的如潮好评。这当中，也不乏一些肉眼可见的“冷场”时刻。究竟是演出效果不够，还是观众的“新冠后遗症”呢——这并非臆断，有观众直接表示，看“一只猿”这样从头到尾比较“激烈”的演出也会忍不住犯困。这样的时刻，更需要演员和编创者有足够的自信。

无论如何，独角戏既是 2022 年戏剧界的“意外之喜”，也和所有其他我们感知到的事物一样，脱不开时代的烙印。相信在未来，它的分量与价值会有更为纯粹的彰显。

## 2022 年为什么重要？

2022 年是世界遭受严峻考验的一年。从俄乌战争到新冠疫情，从通货膨胀到气候变化，从中美关系到多场重要选举，个个都是棘手的问题。这些艰巨的任务给了世界新方向，也在很多方面露出了解的曙光。最大的意外是西方世界在俄乌战争面前表现出的韧性。战争刚爆发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以为乌克兰不堪一击，没想到它撑住了，美国和欧洲的援助也源源不断，提供的武器和援助的规模超乎想象。在美国国内，尽管拜登的支持率低迷，但民众在尽一切努力维护妇女的堕胎权，抵制民粹主义的诱惑，特朗普支持的人选在中期选举中表现不尽如人意，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在欧洲，极右翼的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输给了马克龙，极右翼的梅罗尼在成为意大利总理后，立场迅速向中间靠拢。当然，世界在很多方面裂痕依旧。埃尔多安正在土耳其起诉可能在 2023 年大选中对他构成威胁的反对派，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正和极右联盟勾结以避免入狱的命运，印尼则通过了禁止婚外性行为的法律。



【英】《经济学人》  
2022年12月20日



【德】《明镜》  
2022年12月30日



【英】《观察家》  
2022年12月17日

## 问一下，未来会怎样

首先是新冠，然后是俄乌战争、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气候危机也仍然存在。在 2022 年年底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都很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雷克维茨表示：“危机在现代社会不是例外，它们是正常状态，现代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失衡。”在现代社会中，新事物总是不断出现，使旧事物贬值。经济上，一些产业正在消亡，其他产业正在兴起；技术上，新技术正在取代旧技术；文化上，新的价值观正在取代以前的价值观。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赢家，但也产生了输家。现代化的失败者和胜利者之间的冲突永无休止。近年来，这助长了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此外，相互关联的全球社会有一种倾向，即小的局部的干扰会产生一连串巨大的连锁反应，这一点在金融危机和新冠大流行中已显而易见。气候危机也是许多小型地方性能源使用活动的产物，这些活动最终达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各国的联系越紧密，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这点而言，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危机引擎。危机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不可能被预防或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是如此，个人生活也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减轻和缓冲它们，使其不导致灾难的发生。没有危机只是一种幻想。“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只存在于童话中。

## 苏纳克步履维艰

丽兹·特拉斯仅仅执政 44 天就灰溜溜下台了，里希·苏纳克替他成了英国首相，英国在短时间里换了三任首相，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公平地讲，苏纳克的执政比特拉斯要高明不少，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上台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特拉斯给保守党造成的伤害，但因为特拉斯的起点实在太低，苏纳克的努力很可能无济于事。民意调查显示，工党目前支持率领先保守党 11 到 20 个百分点，如果马上大选，保守党会兵败如山倒。苏纳克提出要整顿经济，改善公共服务，增强地方的自豪感，这是他施政的三个重点，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陈词滥调，因为没有哪一任首相不想做这些事情，而且很多措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最终会如何根本无从知晓。还有一些问题则更加迫在眉睫，比如非法难民问题。现在每天有近 1000 人乘坐小船抵达英国海岸，据统计有 2% 的阿尔巴尼亚男性目前在英国申请庇护。2014 年，90% 的庇护申请能在六个月里得到处理，而如今只有 10%，相关申请堆积如山。

## 美国陆军，从枪到弹换了欧洲货

朱江明

近日，美国陆军计划在 2023 年装备部署新的步枪和轻型机枪组合，以取代其现役的标准版 M4 卡宾枪和 M249 班组自动武器，全面更新步兵最基层班组武器。除了陆军的大动作之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参与了新步枪、机枪长达数年的测试和实验，并且同意采购同一标准的新口径枪械。

这次美国陆军轻武器换代之所以引起外界关注，是因为美军不仅更换了枪械，还同时研发了新一代的 6.8 毫米子弹，用以取代自越南战争用到现在的 5.56 毫米小口径步枪弹。这次竞标胜利者是总部设在德国的全球化武器集团西格绍尔（Sig Sauer）公司，该集团源自于瑞士和德国，现在是一家覆盖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武器设计制造企业，并且已经在 2016 年凭借 M-17 型半自动手枪成功拿下了美国陆军新一代手枪的订单。这次竞标成功让西格绍尔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拿下美国同一世代陆军所有主要轻武器系统订单的公司。

为什么西格绍尔作为一家非美国本土企业，能够在美国用枪第一大户陆军这里斩获全部订单？其产品的竞争力到底是否真的如此强大？

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西格绍尔公司历史上一直以品质和精加工工艺著称，早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西格绍尔生产的 P-210 半自动手枪就以精度和制作精细著称，即便现在人们仍认为这是一支具有比赛级射击精度的半自动军用手枪，凭借这款优秀的产品，西格绍尔在业界获得了“用瑞士手表工艺制作武器”的美誉。

尽管轻武器行业没人能否定西格绍尔的产品质量和设计，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真正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西格绍尔在行业内的投资布局能力，这才是它能在美国干掉其他竞争对手、成为未来陆军轻武器供应商的根本原因。

要知道，美国陆军轻武器采购从上一代开始就已经是全球招标，因此才会引入意大利贝雷塔集团的 M-9 手枪和比利时 FN 公司的 M240、M249 机枪。能参加美国军队列装枪械竞标的企业都具备全球顶尖水平，论产品本身，没有一家是弱者。要成功中标，除了产品之外，企业本身的经营和布局也尤为重要。

1976 年，瑞士武器制造商西格集团收购了历史悠久的猎枪制造商——德国 JP Sauer & Sohn 公司，合并为西格绍尔集团。西格集团这次并购主要目的是开拓海外市场——鉴于瑞士永久中立国的地位，瑞士法律禁止武器出口，而西格集团作为一家武器制造商要想成为全球武器供应商，就必须突破这个限制，突破限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并购重组把总部迁出。西格绍尔开始以一家德国公司的名义进军全球。如果没有这次并购，西格集团恐怕至今仍蜗居瑞士本土，无论工艺如何精湛，都无法成为如今的龙头老大。

西格这次并购的另一个巨大收获，就是德国 JP Sauer & Sohn 公司的销售网络和猎枪设计团队，这对于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通过军民结合的产品设计渗透市场，西格绍尔从 70 年代开始崛起。



美军士兵参加军事演习 图/人民视觉

1985年，西格绍尔在美国开设全资子公司并在北美建厂生产枪械，这迈出了西格绍尔进军美国市场的第一步。尽管美军的武器装备采购全球招标，然而为了保护本土就业，美国政府要求武器必须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要想成为美军的供应商，就必须先在美国建立制造基地和子公司。于是，西格绍尔成为了总部分别设在瑞士、德国和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并且在后续资本运作中又通过股权重构，成立了一家在瑞士的资本，对西格绍尔进行控股，最终实现了全球商业布局。在全球布局的过程中，西格绍尔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P-226成功拿下了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手枪订单，虽然海空军的采购量与陆军相差很远，却也让西格尝到了美国市场的甜头。打响了第一炮后，西格绍尔的手枪很快又成为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执法机构的配枪。其后发展可谓一帆风顺。

得益于资本运作的成功，西格绍尔不仅在枪械制造上多有建树，还开始进军枪械周边产业，如配套的瞄准镜、测距机、观察镜等产品，以

及气动枪械的开发。从1976年启动海外布局至今，西格绍尔已经成为所有同类企业中产品类别最多、覆盖市场最广且口碑最强的巨头，经营上的成功也让西格绍尔在研发上不断精进，比如这次中标枪械就是基于他们在2019年研发的.227 sig furry弹药，该弹药拥有更强的穿透力，可以贯穿现役重型防弹衣，对一些轻装甲目标也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弹药的研发其实远比枪械更为困难，需要更大的研发投入、更深的理论积累以及更强的实验条件。过去美国军方枪械定型都是以美军指定弹药进行命题作文，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直接被美军从弹药到枪械前后脚选定并由同一公司全过程参与的项目，足可看出西格绍尔的强悍技术积累。对于商业实体而言，二流讲产品，一流谈战略布局，而西格绍尔称得上是跨国轻武器供应商中的布局大师。

# 重庆

2023年1月1日，人们在解放碑下聆听零点的新年钟声，迎接2023年的到来。

图 / 刘嵩





▼  
世界观·眼界 VISION

编辑 方迎忠 郑浩  
wzkphotos@vip.163.com



## 西班牙

2022年12月28日,阿利坎特省伊维镇,狂欢者参加传统的“面粉节”庆祝活动。在“面粉节”上,人们可以用面粉、鸡蛋和鞭炮等相互投掷。

图 /Jaime Reina







## 美国

2022年12月28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旅客在行李存放区寻找自己的行李箱。自12月22日以来，美国受冬季寒潮影响，已有超过1.5万个航班被航空公司取消，道路交通受阻，电力供应中断，一些地区最低气温接近零下50摄氏度。

图 / Michael Ciaglo



COVER STORY 封面人物

# 新冠重症救治 如何破局

本刊记者 杨楠 编辑 周建平 [rwzkjgz@163.com](mailto:rwzkjgz@163.com)



2022年12月，在“二十条”和“新十条”等防控优化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症”。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于2023年1月8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所言，过去三年里，“国家和政府一直把大家严密地保护起来，尽可能减少感染的人，早期发现，切断传播途径，尤其把这些脆弱人群都保护了起来。”因此，公众在过去三年对新冠感染后的情况了解不多，甚至许多呼吸、感染和重症医学等科室的医生，都是在最近才加深了对新冠重症诊断和治疗的了解。此外，全国各地对新冠重症患者的规范治疗面临着专业人员、设备和床位紧张的难题。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们的说法都是得从零开始，都要重新开始培训。我们从事重症、危重症救治的医务人员，除了有勇，还要有谋，我们要规范救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在2022年12月27日的一场新冠病毒感染救治培训中说。

面对全国各地不断累加的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医疗系统、公众认知、药物的使用和研究，不仅要用好过去三年的经验，更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因时制宜，摸索出破局之道，渡过最艰难的重症高峰。

### “专业需求集中，对同类设备要求高，相应专业人员相对短缺”

在2022年的最后半个月，《南方人物周刊》联络了多位2020年武汉疫情时在重症病房参与救治的医生和护士。近一个月，他们都正投身于最焦灼的重症救治工作中，除了一位知名的湖北呼吸专家——他正因新冠感染在病房里接受治疗。

他们大多曾在过去三年里奔赴不同城市救治新冠重症患者，这其中累积的经验，多体现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一位国内权威的重症专家向《南方人物

周刊》总结道，2022年冬的工作与2020年初相比，最大不同就是治疗方法和理念的变化。“不再像2020年那样摸索。我们的指南越写越清楚，也非常客观有效。所以其实我们的打法在变，节奏感在变好，也规范许多。当然可能这也只限于有新冠重症救治经验的医生。”他说。

不过，当前全国各地对新冠重症患者的规范治疗仍面临诸多难题，最主要的就是专业人员和相应的设备、床位的短缺。华中地区综合排名第一、当前在武汉收治最多新冠重症患者的同济医院的院内工作总结指出：“重症累加爬坡冲击医疗救治底线，重症合并新冠或因新冠急性而加重者约占三分之二，快速调整处置以稳定基础病很重要。以病毒肺为主所致重症虽然约占三分之一，但专业需求（呼吸及重症）集中，对同类设备要求高，相应专业人员相对短缺。”

焦雅辉在2022年12月27日介绍，全国总体床位资源和设备资源能够满足重症患者救治需求。截至2022年12月25日，全国有创呼吸机有13.1万台，无创呼吸机有15.7万台，监护仪有109万台，高流量吸氧仪有5.8万台，床旁血滤机即CRRT有2.4万台，血液透析单元有16.7万个，体外膜肺氧合机即ECMO有2600余台。

在采访中，杭州、武汉、北京、南京等地均有重症医生反映设备不够。“不仅呼吸机，连CRRT都不够。”一位大型三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刘琪（化名）告诉《南方人物周刊》。

焦雅辉亦曾公开强调，相关部门将要求区域之间建立协同支援制度，根据每个地方疫情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及时统筹调配全国重症资源，加强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

仅仅两天，刘琪分管的16张重症监护室床位全部收满，插管病人多，还有两个用高流量吸氧。她向我们描述了2022年12月31日凌晨两点的惊险抢救：守在监护室里的医生发现一位患者的氧压不够，立刻有麻醉科医生帮助进行球囊鼓肺，同步联系医院氧气间，启动床边氧气钢瓶，患者度过惊险一刻。



武汉同济医院,医护人员救治患者 图/受访者提供

在新冠疫情初次暴发的武汉,医院供氧不足曾是个普遍问题。在2020年1月的金银潭医院,因为从未收治过那般多需要呼吸机的病人,医院不仅供氧量不够,还会在每天深夜12点和早上7点左右,突然掉氧,遂有患者因为短时间缺氧而死亡。率先援汉的上海医疗队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断向国家反映,要求改善金银潭医院的供氧系统。两周后,金银潭医院原有的6立方米供氧管被改成两倍多的15立方米供氧管,解决了由于氧压不稳而导致的呼吸机不稳。

刘琪在2020年曾支援武汉,她知晓一旦医院短时间内收入大量新冠感染患者,很可能出现供氧不足。哪怕她所在医院在复旦版中国医院排行榜里位列前十,也很难应对当下这样高强度的用氧需求。

“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和医院确认过供氧,都说可以。但因为没有真的这么快收满过,实际上还是不太稳定。只有真的开出来(病房),才能知道供氧能力是否可以。”为了避免因为氧压变化出现意外,刘琪在每个病房里都加了氧气钢瓶,并尽量减少高流量吸氧:呼吸机每分钟的气体流量是10L-20L,而高流量吸氧是

60L/分钟。“每次我们去各地抗疫巡查的时候,都会提出保证供氧量的问题。我自己现在也是插管病人多,不用高流量吸氧,拔管后尽量用普通供氧。医院目前也在改管道,建氧站。”

2021年8月,日本东京因新冠肺炎患者增加而出现医疗挤兑时,亦曾在东京市内建立氧气站,供居家疗养中要求紧急送医的新冠患者吸氧。

2022年12月29日,上海市新冠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接受采访时估计,上海在12月底的感染人数是千万级别,假设住院率为0.5%,就意味着近数周内有5万人需要住院,各大医院无一例外要收治几千人,其中危重症还需要做呼吸支持。根据我国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及病情给予规范有效的氧疗措施,是治疗新冠肺炎普通型的最基础手段,也是对重型和危重型支持治疗的最关键手段。2022年12月27日,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重症救治服务能力的通知》,鼓励各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有需求的居民提供氧气灌装服务,方

便居民居家氧疗。

在建氧站、改管道之外，也有医院正在紧急改造病房。2022年12月31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的病房正在紧急改造以提高供氧能力、增加呼吸机接口，病房里有患者正等着使用无创呼吸机。

## “应收尽收”

渡过2022年12月的感染高峰后，随着感染新冠病毒的医护人员日渐康复，《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许多医院都熬过了最艰难的人手紧缺：有的医院上岗医护曾经只有50%，现在能达到80%以上。据焦雅辉介绍，“根据病毒和疾病的特点和规律，往往是在第一周过去以后，第二周重症逐渐地开始出来”，救治的压力会从发热门诊向急诊和重症救治的科室传导。12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急诊室，临时加床排到室外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在急诊室内，连排的担架床紧贴每一面墙，仅卫生间门口，就有五张担架床和五个蓝色的氧气钢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钟鸣在12月27日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手上的病人太多且太重，多是新冠重症，“我还开了一个普通病房改的ICU，也快收满了。已经开出了108个床位加18个临时床位，还要再扩临时病房。”

焦雅辉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指出，国家卫健委在2022年12月初要求医院做好准备工作，要扩容，要改造，增加综合重症监护室(ICU)床位，并且等比例准备一些可转换的ICU。

但在床位增加的同时，能够快速识别病情变化、娴熟操作重症设备的重症专科医护一直是医院中的稀缺人力。2020年1月底，湖北重症专业护士的缺口一度达到50%，这一难关最终靠全国各地的驰援渡过。而当下，各省市都在面对各自的困境。

刘琪用“累趴了”形容自己近期的工作：累到一离开病房就能入睡，入睡了也会做噩梦，

2022年12月27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在急诊大厅诊室中为患者诊疗 图/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梦到监控器报警，梦到病人拉不回来。“我们治疗组一共四个人，还加了一个感染科医生，三天一轮夜班真的耗不动。麻醉科、泌尿外科、骨科也有来帮忙的，但真的帮不上太大忙。”她说。

另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重症医学科主任向《南方人物周刊》描述了人手缺乏的一个原因：“我现在有麻醉科和一些手术科室给我支援了医生，但人手还是有问题。现在每张床都是重症病人，都是插着管或者上着机器，每张床的劳动强度都翻了几倍，工作强度都很大，这就非常吃力。”

国家卫健委在12月21日组织全国各地卫健委召开了“关于加强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指出，全国的重症救治形势异常严峻，三级医院是医疗救治和生命保障的底线，要全力做好老年和儿童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三级医院务必将所有院区、病区和病房开放，收治合并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并保证病房监护单元要有一定的储备。打通急诊、留观和病房衔接的通道。近期，我们发现有的

2022年12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急诊ICU阳性病区，医生对一名患儿进行检查。12月中旬起，该院儿科发热门诊日门诊量300至400人次，急诊量为500至700人次 图/新华社

三级公立医院只拿出病区收治，或者只开放急诊留观、EICU等少量区域收治重症患者，出现推诿拒收现象。有阳性患者情况相当危急，但是辗转多家医院看不上病或者医院不愿意收治。有的医院急诊、发热门诊躺满了急需救治的老年危重患者，但是医院就是不愿意收到具备进一步救治条件的病房或者重症监护病房。我再次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医院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患者，特别是老年和儿童重症患者。要直接转诊到三级医院，不需要再逐级转诊。”马晓伟在会议中说。

在这次会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被点名表扬收治患者“做得好，看得很清楚”。《南方人物周刊》查询了北京多家三级医院的急诊接诊量，截至2022年12月31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是仅有的几家单日急诊接诊量超过一千的医院。12月30日晚，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告知前来咨询的患者，医院急诊诊室从三个增加到四个，当日开放大量经改造可接收新冠患者的病房。抢救室不拒收患者，基本有床位，氧气瓶有空余。该院北方院区也开始收治新冠患者，床位也在不断扩增，附近居民可考虑来此就诊。

在“应收尽收”的原则下，各大三级医院都在扩充病床、优化收治流程。国家卫健委要求急诊重症患者必须在24小时内能够收治，“急诊必须清零。今日事，今日毕。”马晓伟在会议中说。张文宏在12月31日介绍，华山医院除了感染科在各院区的几百张床位用于收治新冠患者外，在当日又开放了其他科室两层楼面的床位，作为医院集中收治的公共平台。

2022年12月27日，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首先开放了呼吸科和重症的全部床位，然后是大内科。到目前，同济医院所有科室的空床都在接收新冠重症患者，包括康复科、肛肠外科等病房。

12月27日，同济医院在院重症人数有2448人，床位使用率为89.68%，有近八百名患者在候床；武汉全市在院重症患者有19781人，占在院患者总数的30.37%。同济医院的重症患者最多，其次是武汉市中心医院1821人和协和医院1750人。12月30日，同济医院全院科室的床位使用率都超过了100%，全部科室都扩编了床位。

“在同济这么大的医院，也只能做到今天的病人今天解决，很难留出床位。我们重症每天早上都要清一遍病人，只能解决要上呼吸机的这部分病人，其他如果是能用鼻导管吸氧或是不需要呼吸机的，都要转到别的专科去继续治疗。”李树生说。

### “骨科大夫看新冠”

多数医院的病人分流基本原则是，重症病房和呼吸科病房以新冠重症患者为主，其余因新冠引起的基础病恶化，尽可能分流到基础病相应科室，如心内科、神经内科等。



面对短时间内涌入的大量重症患者，因症分流成为难题。北京某三甲重症医学科主任向《南方人物周刊》描述：“现在的情况就是急诊室里需要住院的，医院是能塞哪儿就塞哪儿。然后我们会发现ICU有拎着包自己走进来的，也有一进门就心脏停跳的，都塞进来了。另一个问题你也能想象得到，你让骨科大夫治疗新冠，肯定是不行的。但现在没有得挑，只要能塞进人，就得塞。那危重症患者，在ICU可能死亡风险低一些，但是在别的病区可能死亡风险更大。”

无奈但必要的是，当前各科室医生都要学习新冠病毒、学习治疗新冠。在重症医生口中及社交媒体上网友的自述就诊经历中，“骨科大



2022年12月31日,南京中大医院急诊科,忙碌的医护人员 图/人民视觉

夫看新冠”是对专科医生人手不足的生动描述。2023年1月2日,微博号为“江宁婆婆”、曾任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的王海丁发文描述自己带奶奶去二甲医院看病的经历:“在骨科住下以后,医生来看,又告知我三个情况:第一,我是骨科大夫,我不会看新冠,我也在学,已经帮你申请呼吸科大夫来看,但是可能要等很久。第二,我们是骨科,没有呼吸机,全院的呼吸机都在呼吸科的危重重症病人那里,你母亲的情况暂时也不需要呼吸机,不用太担心。第三,好消息,我们这里氧气是有的。”

“虽然我是骨科医生,但我也是系统学习过内科的。”一位工作于知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

首先这样对《南方人物周刊》说,接着道:“这些天都快要是半个呼吸科医生了,病房里都是重症。危重症我都治过,但失败了。基础病太多,拉不回来,但有床位总归走得有尊严一点。我们骨科病房一年也就死亡一两个,今年(2023年)的死亡指标已经在今年第一天完成了。”

一位华西医院外科的医学规培生坦言,作为具体管病人的值班医生,他们的内科知识并不扎实,必须不断打电话给不同科室询问高年资医生怎么处理。在他的手机通话列表里,几乎每10分钟就要打一个电话,特别是晚上八九点,多的时候一小时打了9个电话。

“外科一般都挑轻病人收,重的我们收了也搞不定啊。”一位华东三甲医院的普外科医生说。

面对新冠,“受过伤”的医院准备得更充分些。武汉同济医院的多位医护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一直都觉得,有一天全院医护都要一起救治新冠感染患者。在过去三年里,同济医院护理部连续开展新冠肺炎专项知识与技能培训,内容包括要求全院护理人员都学会有创和无创呼吸机和经鼻高流量仪的使用、密闭式吸痰技术,目标是全院60%的专科护士都掌握人工气道管理、传染病管理、血液净化、ECMO护理、心肺康复等重症救治的核心技能。

2022年12月下旬,同济医院展开了“新冠重症救治全院线上培训”。《南方人物周刊》试图旁听这场培训,但因为会议人数超过企业版腾讯会议的上限2000人,屡屡被卡出会议。从用户名称来看,参与这场培训的不仅有同济医院各科室——骨科、妇产科、泌尿科等等,还有中心医院等其他武汉医院的医生。

这场培训的重点是通过具体病例教学治疗手段和分诊路径。“门诊检查有比较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的表现,比如上肺有磨玻璃或是有局限性的上肺病变,但是范围不超过50%,复查CT进展也不快。检查数字一般是正常的,病人一



2022年12月29日,北京朝阳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的急救医生贾立琦(右)查看患者的心电图 图/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般没有喘气,或者是活动就喘气,偶尔出现胸闷,那么这一类病人往往有基础病,但基础病都是稳定期,而且往往都不是高龄,都是在70岁以下的。我们把这一类病人称为普通型的病毒性肺炎。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病毒性肺炎最好治的一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把这些病人给分出来。”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辉国说。

对于基础病不重的新冠重症患者,刘辉国强调一定要积极救治。“我要说的总结为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要积极。积极治疗,对于身体总体状况比较好、耐受性比较强、其他脏器稳定只是呼吸衰竭严重的,要积极干预,实在不行早点插管。但对于高龄或严重基础病合并肺炎的,气管插管要考虑的因素必须严格评估,简单来说就是要慎重。”

过去一个月里,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各地卫健委以及“呼吸界”等平台,都组织了多场与新冠救治有关的讲座或课程。其中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2022年12月27日-28日组织的两场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的呼吸支持与管理培训,实时观看人次

为8.7万。听众在这些讲座中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病程已经超过了五天,能否使用阿兹夫定或者Paxlovid?指南推荐使用地塞米松,如要使用甲强龙替代,应当怎么换算计量?临床中激素对于免疫缺陷的病人效果并不显著,是否有其他的选择方案?等等。

除此之外,朝阳医院、华西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知名三甲医院都发布了各自的新冠诊疗方案。2023年1月3日,北京协和医院进一步发布了针对家庭、社区和医院三道防线的基层诊疗方案建议及适宜技术,对目前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关键临床问题,结合医院一线经验给出相应建议。

这些课程和方案的共同点之一,都是专科医生用自身经验及具体病例对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九版诊疗方案 and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第十二版COVID-19治疗指南的具体实践,分阶段、分情况进行教学。

## “要重视我们自己的和国外的经验总结”

此时此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内的患者和2020年武汉金银潭医院病房里的一样，一排都是俯卧位。

俯卧位通气是2020年1月下旬国家卫健委派驻武汉的专家组成员摸索出的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南方人物周刊》曾在2020年3月报道过该治疗手段：

“俯卧位通气是一种改善急性呼吸窘迫患者氧合的手段，它以往是对部分患者有效，这次几乎是对所有患者有效。这是1月下旬邱海波他们三位专家组成员在金银潭查房摸索出的规律。在金银潭供氧条件无法改善、调整呼吸机的效果也不明显的情况下，他们尝试了连续俯卧位通气，发现这能改善多数患者的氧合。”

这一治疗方案被长期写入国家卫健委和WHO推荐的新冠肺炎治疗方案中，并有大量成功案例。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诊疗理念差异，以及护理人手的缺乏，能够将俯卧位通气做到位的病房并不多。

“我们去的地方，真正能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危重症的规范救治做到位的，真的是不多。过去怕感染，防护服也很重，人手不够，或者说这个患者太胖了，算了就不俯卧位了，好多理由，但现在是开放状态，各级医生都必须充分发挥医务人员作用，要对病人的救治做到问心无愧，不留遗憾。”一位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在近期的培训中说。

2022年12月30日，广州市召开新冠防治专家访谈会，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司向建议，感染新冠后肺炎有进展但还不能入院的病人建议趴在床上，这一姿态能够比较好地去改善肺部的气体交换，并且由于重力作用，也能更好排出痰液。这则小视频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

尽管国内有一批医生对如何救治新冠重症患者颇有经验，尽管有效的治疗手段他们基本从2020年初熟练使用至今，但过往三年里，国内的新冠重症病例数量非常稀少，甚至大量的呼吸、感染和重症医学等科室的医生，都是在

最近才开始加深了解、学习新冠的诊断和治疗。

《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报道了这样一个细节：面对新冠肺炎，上海的社区医生困惑地问：“没见过，没治过。我们只能按照治感冒、治肺炎的老办法，常常效果不明显，怎么办？”有时候，盲目挂水、用抗生素对付病毒，反而会加重病情。尽管手头也有相关“指南”，但有医生诉苦，“指南指南，越治越难”，没有实地指导，操作仍有难度。在《财经》杂志的报道中，吉林省珲春市某乡镇医院院长认为，最近三年基层医疗的业务水平在下降。“之前三年我们几乎接触不到发热患者，政策要求直接将病人转到上级医院及定点医疗机构，镇卫生院发热门诊都不开，退烧药也储备不多，因为没人用。”该院长说。

“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们的说法都是得从零开始，都要重新开始培训。我们从事重症、危重症救治的医务人员，除了有勇，还要有谋，我们要规范救治。”呼吸危重症专家童朝晖在2022年12月27日的一场新冠病毒感染救治培训作开场白道，“大家要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总结和国外的经验总结。一定要对重症危重症患者规范救治，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死亡率。”

而在更广泛的大众认知里，新冠重症在过去三年里都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对象。在2020年武汉抗疫胜利后，公众视野中再难出现重症病例的具体情况。因此，尽管“沉默性低氧血症（静默型低氧血症）”早在2020年2月就被多次报道，尽管童朝晖、张文宏、钟鸣等专家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家中有老人的要备血氧仪监测老人的氧饱和度，但这种对老年人产生致命打击的病症，直到2022年12月下旬才被广泛重视。

最先引起公众重视的是12月22日央视前主持人樊登在“樊登读书”上发布的视频，讲述自己父亲尽管看着意识清醒、食欲很好，但是血氧饱和度只有88%，甚至不吸氧时掉到60%——世卫组织建议，如果血氧饱和度低于90%，需要呼叫急救。后有医生在社交媒体留言告知樊登，这是沉默性低氧血症。送医一日后，

樊登的父亲去世。

与沉默性低氧血症在过去三年里没有得到足够的科普相似，“白肺”这个词在2022年12月下旬才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多种碎片信息和多方热议中，“白肺”一度被认为在全国各地大量增加。不仅普通市民对于“大白肺”缺乏了解，一些与呼吸危重症不相干的医生也会对此产生误解和判断偏差。

对此，焦雅辉在2022年12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现在网络上大家说的‘白肺’有的不是真正的白肺，有的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把它误称为‘白肺’。”焦雅辉介绍，并不是只要肺部出现了炎症就叫白肺，白肺应该都是比较严重的肺炎表现。一般来讲，肺部的炎症比较重，渗出比较多的时候，也就是白色影像区域面积达到了70%到80%的时候，在临床上大家口语化称为白肺。这个阶段患者会出现低氧血症或呼吸窘迫。这类患者在临床上，尤其是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中可能出现，但是这样的患者占比非常低。不仅仅是新冠病毒，多个病原体都可以引发肺部炎症，像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包括一些细菌，如军团菌都可以引发肺部的炎症，严重的时候都可能出现炎症表现。

作为北京卫健委指派在定点医院指导危重症救治的专家，童朝晖说北京定点医院的住院患者中“白肺”或者是说重型、危重型比例占到3%至4%。“我们现在遇到的白肺比起武汉还是少多了，武汉遇到的重症肺炎不光是白，还都实变了，治疗起来难度也非常大。”他说，“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临床上治疗是很成熟的，只要就诊比较及时，医生及时处理，进行吸氧，使用无创呼吸机、有创呼吸机，再严重还可以使用体外膜肺氧合仪（ECMO）等，有相当部分的患者可以好转。”

## 用药困境与制药努力

在采访中，各地的重症专家表示，除了激素使用的理念（以第九版指南为准）、小分子药物（Paxlovid）的使用，以及对托珠单抗（免疫

治疗）的重新认识，其他治疗手段和2020年武汉时期没有太大差别。

一位北京的权威重症专家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临床治疗上，对于指南最新推荐的、证据级别更高的药物，目前仍然是在尝试。“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的药，你指望用下去之后肺马上就变好，这是不现实的。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日常一点点的努力，把患者的肺给保护好，把氧供好，等待患者自身清除病毒和肺的自我修复。”

无论是药品说明书、WHO的建议还是我国第九版诊疗方案，辉瑞公司新冠病毒治疗药物Paxlovid的获益人群都是60岁以上或伴有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重症高风险因素的发病五天内的轻至中度新冠患者。

前述重症专家认为，Paxlovid的最理想场景应当是在门诊和社区医院，“由第一关卡的医生挨个去看，甄别谁是获益者，然后发病初期就用上这个药。这个药没必要等。”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象是，新冠患者如转重症，普遍在发病第二周，因此老人和高危人群最危险的时候是第二周。“有人会觉得发烧就是病情重，不发烧就是病情不重，但老人家显然不是这样。老人家的身体可能会反应不上来，老人对缺氧和疼痛的耐受度也更高。不只是病毒性肺炎，就是细菌性肺炎，我们也会遇到老人发烧不明显、但肺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这位重症专家说。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有宜兴、梅州、株洲等地的患者家属提及，家中老人因新冠入院后，尽管已经感染近十天，但医生仍然会建议家属去自购Paxlovid或阿兹夫定。他们所就诊的地方医院，对这两款药都没有储备，医生个人也没有推荐的购药渠道。

就目前的公开信息，仅有北京和上海已经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放了Paxlovid。采访中，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广州等地的许多三甲医院都明确院内已储备Paxlovid，经高年资专科医生批准，会给患者使用，但多用于住院患者。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北京市在宣





2022年12月31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务人员靠近一名听力不好的患者进行问询 图/新华社

布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发 Paxlovid 之前,拍板采购了 4 万个疗程的 Paxlovid,市内各大医院分别约能从中分到几百盒。但因为 Paxlovid 价格贵,有的三甲医院开始说要 500 盒,最后只买了不到一半。

Paxlovid 在 2022 年 3 月纳入我国医保,12 月 28 日,这款药的医保支付价格从 2300 元/盒下调至 1890 元/盒。但在公立医院之外,Paxlovid 在其他渠道的价格有的已经被炒到两万一盒,并且一盒难求。

“在药物可及下,条件允许的话,高危人群可以提前备一点药物。当然,目前比较矛盾的是,该药属于处方药,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开不了处方、拿不到药的,但等到真正感染了,以目前的物流速度,拿到药后可能又错过了最佳服用时间。”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胡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全球范围来看,Paxlovid 的大范围使用都受限于产能,辉瑞公司称他们已将 Paxlovid 的平均生产时间从接近 9 个月缩短至 7 个月左右,全年预计产量为 1.2 亿个疗程。而 2022 年前半年,辉瑞一共生产了 1700 万个疗程的 Paxlovid,其中美国本土获得 500 万个疗程,另外 1200

万个疗程的药物被运到 37 个国家或地区。在 Paxlovid 之外,我国还有两款被紧急批准的新冠口服药,分别是国产的阿兹夫定(原用以治疗艾滋病)和 12 月 30 日获批的美国公司默沙东生产的莫诺拉韦胶囊。

进口药物数量不足,国产药物缺乏高质量证据,国内急需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而就在 2022 年 12 月 29 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了首个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冠创新药临床实验结果。这款名为 VV116 的药物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机构共同研发,在 2022 年 3-5 月,上海突遭奥密克戎大规模流行时,由瑞金医院和仁济医院牵头,在 7 家上海医院开展了首个针对 Covid-19 患者的国产口服抗病毒药物“头对头”三期临床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对于有高危因素的轻中度 Covid-19 成人患者,在至持续临床康复时间方面,国产 VV116 非劣于 Paxlovid,且不良事件更少。

这项试验仍有遗憾之处,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专家曹彬撰文指出,研究团队为了抢时间,妥协了部分严谨性,包括未开展双盲设计(因为双盲需要进行药品准备)。另外,VV116 临床试验最终放弃了转重和症状恢复时间双终点,仅保留了症状缓解时间这一个临床终点。但这次临床试验仍然鼓舞了国内医学界:这是一次在上海极度困难时期高质量完成的临床试验,难能可贵。

“在面对疫情重大压力下,仍坚持高标准开展新药临床试验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向所有在疫情期间开展严谨科学研究的团队和受试者及家属表示敬意,感谢他们为新冠患者诊疗进步所做的努力,不断积累可靠循证依据,保障患者的临床获益。”曹彬在文章最后写道。 

(感谢何沛芸为报道提供帮助)

# 目前新冠重症救治 最重要的是患者迅速分流

——专访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

本刊记者 杨楠 编辑 周建平 rwzkjz@163.com



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科主任李树生

人物周刊 李树生

2022年12月27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和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与2020年初一样，2022年12月，他所在的科室最早接收新冠感染患者，也在后续的重症抢救中承压最重。采访中，李树生咳嗽不断，说话多了就感到费力。在救治新冠感染患者的同时，他也刚刚经历了父亲的去世。

在采访中，李树生讲述了当前重症救治的难点和解决路径，以下为对话内容：

▲ 现在的主要压力是什么？

● 太难了。现在的病人基数太大，比2020年要大得多，对重症救治、呼吸科，甚至整体的医疗资源都有严重的挤兑。

不仅是内科在收病人，现在各手术科室也在收病人。病人基数太大，不仅有因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也有基础病加重带来的重症病人。短时间内这样的病人增加太多。

人手不足带来的压力也很大。像我现在这样子（感染后症状）算轻的，还有发低烧的医务人

员在没日没夜地照顾重症病人。我的科室是第一批倒的，一天倒了一二十个，最少的时候 50% 到岗都没有。现在大概是接近 90% 到岗，虽然还没能 100% 到岗，但这个人手缺乏的难题算是过去了。

2020 年医务人员会有恐惧，现在不恐惧，就是工作量太大。2020 年是一部分医务人员参与，其他的做后备支援，但现在基本上是全员参与。包括皮肤科、中医科、外科，都在参与收治新冠病人，这样才能减缓一些压力。

❶ 针对你收到的患者，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❷ 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一批重症病人如何能顺利地从急诊迅速分流到各个病区。别的城市我不知道，武汉 2022 年 12 月上旬是发热门诊病人成倍成倍地增加，12 月底是急诊病人成倍成倍地增加。平时我们三个院区加起来急诊量是 500，现在是 2000，并且来的这 2000 个都是比较重的病人，都是有严重基础病合并病毒肺。

基础病里最多的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神经系统疾病。这类基础病的老人，本身神志意识就有些迟缓，可能感染了也不能及时发现，甚至家属也不能及时发现，发现的时候病人已经很重了。还有慢性肾衰做透析的病人，合并病毒肺炎的话，缺氧或者原来的基础病都会加重。现在重症救治就是要保证这一部分病人能够及时分流。

早期我们是开放呼吸科的，后来是开放重症和大内科，现在是开放了全部有空床的科室，消化内科、康复科、肠胃科都在收新冠患者。真的是前所未有地开放了所有的床来收治新冠患者。如果解决不了急诊分流的压力，那病人的就医体验就非常差。

❸ 能否介绍一下同济医院现在急诊分流的思路和经验。

❹ 我们现在是经过急诊大夫的初步分诊后，把相应信息发在一个科主任的群里，然后科主任根据自己科室的空床数和病区特点来认领里面的所有病人。

每天的分流量非常大。在同济这么大的医院基本可以做到应收尽收，但也就是说今天只

能解决今天的，留不了机动床位。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清一遍病人，然后又收满。急诊、重症和呼吸的病房，只能解决要上呼吸机的这部分病人，其他可以用鼻管吸氧或是可以不上呼吸机的病人，就转去别的病房。

这三天之内我们收了将近两千号病人，后期压力可能会更大。老人的情况是会急剧变坏的，我父亲一下就走了，一两天就变坏了。

新冠感染的一个主要症状就是高热，老人是不耐高热的。高热会导致老人出现神志障碍，可能不记得吃药了，可能会摔跤、可能喝水很少。如果没有人照顾，又因为咽喉疼痛，老人就会吃得很少，喝水也少。另外一方面，因为呼吸道的症状导致缺氧，会加重肺炎的症状。多方面综合起来，老人是最脆弱的，还有就是孩子，一岁以下的孩子也是脆弱群体。

❺ 有重症救治的医生怀疑患者并发了脑炎，因为出现了不少意识不清的老年患者。但后来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脱水、高热导致的电解质紊乱，因为在病房里住了几天之后，意识是慢慢恢复的。

❻ 新冠病毒带来的集体改变非常复杂。老人的意识本来就不太好，高热会让人眩晕，影响定位能力，所以起床或是行动的时候可能摔跤。这个我们已经收到不止一例了，老人感染后脑功能减退，乏力、厌食、摔倒带来外伤，可能引起继发性损伤。

❼ 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❽ 昨天（2022 年 12 月 26 日）我看报道，武汉开放了 6 万多张床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我担心这对于千万人口的城市还是不够。

更担心是基层压力很大。我们压力已经很大了，但基层医疗比如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的力量本来就薄弱。我们倒了还能找别的科室替代，他们倒了就没有人替代了。

我不知道现在基层有多少积压的患者，如果还有很多压力要向三级医院传递的话，后面恐怕会更难，因为三级医院之后是没有兜底的了。我们会接到很多求援的电话，作为三级医院，我们肯定要收，我们是兜底。

# SOCIETY 社会

## “疫情海啸”中的工厂与工人 高烧、接力、追单和补课

本刊记者 陈洋 实习记者 孙诗淇 图 受访者提供  
编辑 李岫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2022年12月下旬,湖北人福物流中心员工在做药品的保供分拣

年关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相伴而来,让前三年里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谨小慎微的制造业,一夜间迎来了订单挤压、员工因病减员、生产超负荷运转的多重挑战

2022年12月以来，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全国各地接连陷入感染高峰。疫情短期加剧给制造企业产需、人员到岗、物流配送带来较大影响。

国家统计局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7%，比11月下降1个百分点，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下降，降至2020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包括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站在谷底直面“疫情海啸”，制造企业和制造工人经历或正在经历什么？如何渡过危机？在辞旧迎新的节点，他们如何回望，又如何展望？2022年12月的最后十天，我们采访了浙江、河北、广东、湖北的多家制造企业和工人，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 浙江 制鞋厂工人： 高烧39度工作10个半小时

2022年12月21日，温州瑞安的一家鞋厂，47岁的林路正在机台前给一双休闲鞋锁边线。公开资料显示，有“中国休闲鞋生产基地”之称的瑞安拥有1400多家制鞋企业，规模以上企业202家，产品行销全国及欧洲、美洲等地。林路在其中的一家小型鞋厂打工，一起干活的有二三十名工人，到21日，“起码一半都阳了”，林路是其中之一。

让他感染的源头很难说清。在家里，做幼师的女儿是最先“阳”的那个，随着三天前林路出现症状，一家人已经“阴性清零”。

鞋厂有规定，工人在厂区需要戴口罩，但平日里执行并不严格。林路旁边的几位工友就很少戴口罩，他也随了大流，“别人不戴，你一个人戴也没用。如今都阳了，更不用防了。”

此刻，林路体温超过39度，还伴着咳嗽。在厂里，没人觉得带病干活有什么问题。况且临近元旦，代工并不好找。鞋厂前期生意不好，很多工人赚不到钱，提前返乡。后来，订单渐

沥沥地来了些，有外贸的，有内销的，疫情却也跟着山呼海啸而来。订单需要在年底前赶出来，老板找不到可以补充的劳动力，只能靠现有的工人“坚持干”。

在当地鞋业，一天通常被划分为三个班，分别是7:30-11:00、13:30-17:00和18:00-21:30。高烧超过39度的这天中午，在两班轮换的间隙，林路去了趟村里的“中医内科诊所”。他到时，看病的人已经排到了诊所大门十米开外。半个多小时后，林路打了一剂小针，离开时医生又给包了两天的药。具体什么药，他并不清楚。这天还很漫长，虽然“手足没有力气”，林路还是上满了三个班，白天7个小时，晚上还有3个半小时。

两天后，林路的症状只剩下“一点点”。这天，他熟识的一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年长工友重新返岗。林路也上回了“顶配”——一天四个班。没有底薪，林路每上一个班能进账130元，“早7点半做到晚上12点，就有520块。”瑞安的大部分鞋厂会在元旦前后放假，无论是老板要完单，还是工人要“搞钱”，都进入了倒计时。

已经过去的2022年难言顺利。上半年当地鞋厂生意惨淡，林路常常一个月只有几天有活干，他不得不辗转不同的厂子捞活，“天天玩，挣得都不够吃。”下半年虽然生意好些了，但“单小”，订单都是“一点一点”地来。因为“没搞到钱，房租又贵”，林路认识的一些工友开年就不打算再来瑞安了。林路不在此列。他计划1月6日返回江西抚州老家，一直待到年初十。此后，他会继续寻找新的工厂，开启在瑞安打拼的第23个年头。

## 浙江 制衣厂厂长： 双厂“接力生产”完成订单

2022年12月29日晚，36岁的李俭旺开着货车从福建南平向浙江温州出发，车程三个多小时。李俭旺是温州着依服装厂的老板。这是他“阳”后的第二天，虽然不发烧了，咳嗽、口干、无力等症状还很明显。因为“业务不好”，他没有聘请专职司机。

车里装的是 2023 年春款的西装、风衣和西装裙，共千余件。这是 2022 年厂里接的最后一份订单。过去一个月以来，受疫情影响，这批衣服不得不辗转南平和温州两地。12 月 10 日起，温州工厂的二十多名工人就陆续感染，李俭旺将货运回南平继续赶工。大概 10 天后，随着在外务工和上学的人员返乡，南平的疫情也四散开来。很快，南平工厂的七十多名工人也大多“阳了”。最严重的时候，只有十来个能工作。他不得不把货再次运回温州，招了些临时工收尾。

李家在温州的制衣厂是 2009 年办起来的，2013 年李俭旺从父亲那里接手。这两年，在温州招募制衣工人越来越难，“年轻人不愿意进厂做衣服，这也是门手艺活，主力都是 70 后、80 后。他们的孩子差不多都上初中了，家里的老人年纪大，根本管不住，很多人不得不辞工返乡。”2021 年下半年，考虑到招工难和成本高等因素，李俭旺将一百台机器组成的生产流水线迁往了南平老家，在那里开设了分厂。温州保留少量机器，除了做技术难度更高的整件，主要负责版式开发、采购辅料和接待客户。

在那个时间点开分厂也有另一重考虑。在李俭旺看来，国内迟早会“放开”疫情防控，而一旦放开，老家南平“毕竟是四五线城市，人口流动量没那么大”，双厂生产也多一份保障。

事实也是如此。年底这轮疫情凶猛。厂里的工人大都四五十岁，感染后轻则休息四五天，重则十来天。即使复工，短期内工人体的体力也比往日要差了许多，爬一下楼、搬一下东西就喘。正是凭借着双厂“接力生产”，他才如期完成订单。

12 月 30 日，克服万难，货终于备好，但客户 10 万元的货款迟迟未到，李俭旺只能按货不发。他的客户以线下服装品牌为主，虽然生产不至于断档，但 2021 年以来订单明显减少，特别是回款压力越来越大。“客户压着钱不给，相当于你的命脉被别人把握着。你做也得做，不做好了，想要钱更不可能。一年下来，钱没挣到，工人的工资都得自己垫，或者从银行贷。”他迫切希望开发一些回款周期更短的线上客户，

以缓解资金周转压力，“如果还是按原来的路子，厂子就没必要再开了。”

在李俭旺看来，这两年服装行业的各个环节都很难，“无论是开网店的网红、主播，还是实力较强的品牌商，测款或者销售业绩不好，大家都不愿意投钱备货。纺织业也不敢多备面料。矛盾就在于，有人的时候没订单，有订单的时候没人，甚至连面料都买不到。”

困在亏损的泥沼里，李俭旺唯有积极寻找出路。“现在每个平台的消费者都追求性价比，所有产品都在打价格战。未来只有销售端、服装厂、面料厂、辅料厂大家抱团合作，一起投资款式，按比例分成，打通生产销售，才能做到最高性价比。”然而，同路人并不好找，“现在经济不好，大家要么手上没钱，要么不看好鞋服消费，即便有钱，也不愿意承担多余的风险。”

三年来，眼见周围不少厂子关停，李俭旺对自家工厂的前景也“有些迷茫”，“业务量少，工人成本高，挣的钱都不够维持开支。”2020 年他的工厂利润还不错，2021 年属于“可以度日”。到 2022 年，算上没有收回来的 47 万元，他的亏损超过百万元。





左图:李俭旺在南平的工厂正在生产  
右图:2022年12月,石家庄英利奥仓库悬浮式拼装地板装车发货

至于 2023 年的生意,李俭旺并不期待迅速回暖,“现在人们生活压力都大,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到处都要花钱,2022 年很多人都没有赚到钱。过完年最起码有半年的缓冲期,待各行各业的生意慢慢回暖,大家手上有钱了,消费水平逐渐起来了,服装行业才有可能恢复。”

## 河北 体育器材制造企业: “阳康”了,丢掉的订单却追不回来了

“我们一家算是南皮县最后一批密接集中隔离者吧。”这种形式的“见证历史”让杨学健有些五味杂陈。

2022 年 11 月中旬,作为密接者,杨学健的妻子被送往由养老院改造成的方舱集中隔离。作为河北张孔杠铃制造有限公司的赛事工程师,杨学健当时正在江西做赛事保障。赛事结束后,他返回河北南皮县,一直住在公司宿舍。直到 30 日,他的妻子和母亲双双确诊,一对儿女成为密接者,杨学健便陪着孩子们被转运至隔离酒店。两天后,孩子们确诊,又过了三日,杨学健也开始发烧。

“新十条”发布后不久,核酸转阴的一家人回到了久违的家中。可离开了闭环,回到外面的世界,病毒已开始肆虐。

杨学健在家休养了几日,12 月 16 日复工时,同事们已纷纷病倒。偌大的办公室里,包括他在内只有两人到岗。生产部的情况和业务部类似。大家每天都很焦虑,“干完今天,不知道明天哪些工人就来不了。”最严重的一两日,生产部只剩下七八人。减员严重,所有人力都得视任务的轻重缓急集中调配。有几天,为了保证待发订单顺利发出,公司不得不停掉生产线,把所有工人集中到包装车间。

虽然七八天后,随着第一批转阴员工陆续返岗,减员情况得到了极大缓解,大家也逐渐意识到奥米克戎“并非洪水猛兽”,但让杨学健有些惋惜的是这段时间丢掉的订单。张孔的主营产品是杠铃及举重辅助器材,每年 12 月是公司重要的销量冲刺阶段,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和团组织会用剩余的采购资金添置训练器材或耗材。12 月底,公司运转已渐入正轨,可全国范围内不少客户仍在阶梯式“抗阳”,“很多单位财务年终汇总完就要封账了,这部分订单基本不可能追回了。”

这轮疫情也影响了河北英利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施工和营销等工作。英利奥的主营产品是运动地板。其内部员工的感染高峰跟同在河北省的张孔基本同期。度过了12月初到中旬的感染高峰期，同月下旬大多数员工已经转阴返岗。“目前是地材销售的淡季，要是撞到7到10月销售旺季，会困难许多，”英利奥品牌推广负责人李晓东介绍道。

疫情对淡季生产的影响整体可控，但英利奥面临的发货问题会严重些。据李晓东回忆，11月初，物流效率就开始降低。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物流行业数据显示，在全国多地疫情影响下，物流供应链运作受到冲击，11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6.4%，环比回落2.4个百分点。随着“二十条”和“新十条”的陆续出台，防疫政策转向，物流行业迎来复苏。然而，前期积压订单集中发货导致网络吞吐压力增大，各地疫情集中暴发又造成各环节减员，物流网络运行面临多重困难。

“我们以前外发地板，联系一家物流公司就行。现在，基本得询问至少五家才能发出，发出后也常有延迟。此外，因为项目方和承建方人员感染，项目推进也会延缓。赛事举办同样如此。12月下旬，已经有三场联系我们供货的地方性赛事宣布延期。”李晓东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道。

他对2023年最大的期待在于展会等推介活动能恢复如初。“疫情前，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新品发布会、经销商大会和针对薄弱区域的推介会。过去三年，这些活动都没办成。赛事赞助方面，因为没有现场观众，缺乏互动，推广效果也大打折扣。各类行业展会更是，2022年基本上我们报名参加的展会都没有正常举行的。要么因为疫情被直接取消了，要么顶着压力办了，到场的展商和观众也很少。”

新的一年，英利奥做好了增加推广预算的准备，计划加大对不同区域和渠道的投入，提高推介会的举办频次和力度。在他看来，大环境对业内企业是公平的，“坏的时候都坏，好的时候都好，最终还是比拼各自的实力。”



2023年1月3日，李炯波正在位于东莞寮步的办公室工作

## 广东 户外服装制造商： “清零”政策下缩产缩销， “放开”后只能随机应变

奥密克戎是如何在办公室传开的，李炯波记得很清楚，“（12月）18号有两个，19号有三四个，20号又有好几个……到24号，公司16个人就剩两个没阳了。”就在12月24日李炯波接受采访的前一日，东莞市卫健局发文称，新冠感染高峰日益逼近，根据数字模型预测结合专家评估判断，东莞感染者正以每天25万到30万人的规模增长，且增速越来越快。

李炯波是东莞市山水乐人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18日公司刚刚出现病毒感染的苗头，他就去药店抓了药。药方参照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第九版诊疗方案”中“轻症”的中药治疗方案。李炯波在基础方剂中加上生姜和陈皮，把3人的剂量水煎成10人的量，分给同事们当茶水喝。几日后，他又搬出了老盐封坛的盐桔子，调上蜂蜜给同事们泡水喝，缓解喉咙痛。这是七八年前他用自家年桔树上的小金桔腌制的。

然而，能来“喝茶”的同事还是眼见着越来越少。几日之内，外发生产、材料仓、成品仓、



2023年1月3日,山水乐人在东莞的门店,顾客正在选购户外服饰

销售和市场推广的同事倒下一片,“所有业务基本都停顿了,停顿了就停顿了呗,接受呗。”具体损失很难估算,“每天万把块钱肯定是有的。”

这种“接受”某种程度上是种无奈的惯性。

2020年初疫情暴发,工厂做好的货一直发不出去,五六月才逐渐好转。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是比前有所好转。但好景不长,下半年疫情开始在多城市、大范围反复。山水乐人在全国拥有三百多家代理经销商,覆盖三十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我们的产品主要供给实体门店,原来他们可能要10个单位的货,但现在消费低迷,可能就只订2-5个单位。物流还经常受影响,需要每天跟物流公司联系,一旦发不出去或者严重延误,错过了销售季节,又会增加门店库存。客户销售不理想,我们作为生产供应方也会受影响。”

综合经销商反馈上来的信息,2021年下半年,有20年户外服装制造和销售经验的李炯波果断开启了业务收缩。“主动减产减销”也成为过去两年的主旋律。

这种“收”是全方位的。2021年10月,为了节省租金,李炯波将工厂移址,搬迁后的面积从原有的6200平方米缩小到1500平方米,多

出来的老设备都按废铁价处理了。缩小了生产规模后,除了一些小单、急单或者复杂的单会在自家厂区做,大多数单都被外发给了协助工厂。业务岗位的人员也随之缩减。“比如原来是一个人负责10个客户卖1000件,现在一个人负责20个客户,只用卖600件。”李炯波认为,在市场需求显著降低的背景下,企业优先考虑的不是怎么增加效益,而是如何减少亏损。

2022年的最后一个周一,工厂的同事都陆续“阳康”返岗,再过十来天就要放假了。生产任务已经结束,但还有几单新疆的货暂时发不出去,李炯波还在继续联系更多的物流公司。

“这几年,很多中小企业主挣不到钱,还得发工资、交租,为了让企业运转下去,甚至还要贴钱。”李炯波也考虑过“要么干脆不干了”,但这种念头总是转瞬即逝,“很多老同事都一起工作很多年,不干活了,大家都在家里喝西北风么?再坚持呗!”

对于明年市场和行业的走势,他“暂时判断不了”,“放开之后,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随机应变。说不上哪年最难,当小企业主就是这样,年年难过年年过。”

## 湖北 制药厂负责人： “很多事情都超出了经验能解决的范畴”

2022年12月以来,工厂产能和货品交付普遍受到影响。然而,对重点紧缺药品的生产厂家来说,要同时应对“缺兵少将”和短时集中爆发的市场需求,情况更为棘手。

人福医药集团是湖北省重点抗疫保供企业之一。其生产的布洛芬片、布洛芬软胶囊、布洛芬混悬液、对乙酰氨基酚片等均为当前市场紧缺的药品。

据人福医药集团副总裁、武汉普克董事长于群介绍,武汉的三家医药厂都是在12月10日左右达到感染高峰。彼时人员出勤率不足一半。一周后,宜昌和天门工厂的感染高峰也接踵而来。于群在集团分管生产,10日到18日那周是他压力最大的时期,“我们几个工厂的老总都在生产车间待了一辈子,但这个阶段很多事

情都超出了经验能解决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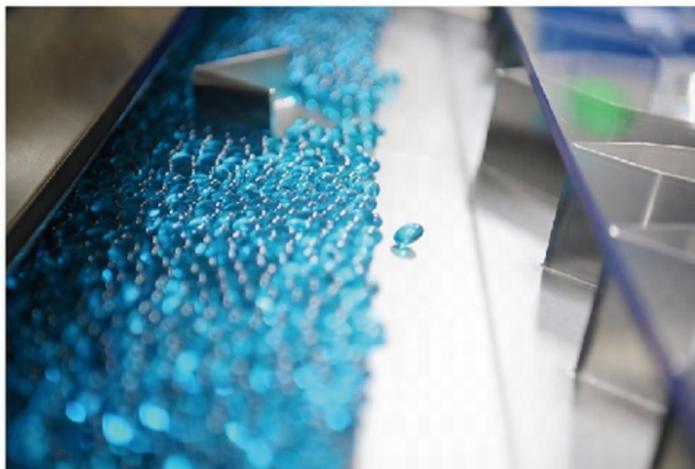
在于群看来，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之前，很多工业企业的生产车间会采用分组管理、分时操作、分区活动等防疫生产管理方法，但当疫情集中暴发，生产车间就无法再依据感染情况区隔员工。“我们的做法很简单。以人福普克为例，工厂有八条生产线，如果当天到岗的员工只能支撑四条产线运转，那么这些员工不论是阳过的、带病坚持的，还是没阳的，都会被统一配置到这四条产线。”

12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于群时，人福普克已经恢复了满产状态，这是通过延长员工工作时间实现的。“以前车间是一个班次8小时，三班倒。而当减员严重时，能到岗的员工会被组成临时班组。单个班次会延长至12个小时，以保证24小时生产衔接，”于群介绍说。

不过，要实现稳产扩产，人员只是其中一个要素。人福医药生产布洛芬的原料药主要来自印度，辅料来自东北、内蒙古以及东南亚地区，包材则来自河北、湖北、浙江等地。虽然11月11日国家出台“二十条”后，集团就敏锐地捕捉到政策信号，预先在物料和设备上有所安排，但受限于客观条件，准备周期比平常要长得多。进入12月，优化防疫政策接连出台，防疫工作重心骤然转向，许多药企都“措手不及”。

过去三年，药店或互联网平台常被要求下架或停售包括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类药品在内的“四类药物”。国家药监局旗下米内网的数据显示，2021年由于疫情期间部分感冒用药受到政策管控，整体销售规模同比下滑10.85%。

一夜之间，从“全网限购”切换到“全民囤药”，厂商重启、调整或释放产能需要一个过程。“工厂通常是按照订单生产，陡遇需求暴增，很多原料、辅料和包材都要紧急调运。物料厂商也有一个备货周期。以原料药企业为例，拿到起始原料后，他们需要两三周才能出货。那段时间制药企业都在想办法拿货，再加上物流运力受疫情影响，就会比较混乱。而制剂企业拿到原料药，也需要两三周才能出货，”于群介



2022年12月下旬，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布洛芬软胶囊生产线

绍说。

生产环节结束后，由人福医药副总裁、湖北人福董事长张红杰率领的商业团队会负责药品的流通销售。药品进出库需要遵循严格的药品GSP管理程序流程。虽然许多步骤可以线上完成，但进出库验收、开票、复核都需要线下完成。物流和收发货的运营团队大量缺人，高峰期300人的线下保供团队只有50人到岗。为了填补缺口，一些关键岗位的同事只能住在物流中心，24小时连轴工作。销售、行政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同事也会报名去物流中心帮忙。

截至12月底，因为产能全力向保供方向倾斜，人福医药的布洛芬产量相较12月初已经提升了三到四倍。据张红杰介绍，作为保供企业，人福生产的保供药物会由湖北省经信厅物资保障组统一分配到各地市卫健部门，再由卫健部门分配到各家医院和药店。当前武汉市的退烧药物供给已得到较大缓解，而省内县乡州的用药需求仍在高位。

与此同时，于群也在密切关注抗疫药品的市场需求变化，并做好了在1月中旬左右动态调整生产计划的准备。“人福是全科用药生产企业，我们还有其他非保供类药物要供应，当前因为产能倾斜而受影响的药品几乎涵盖所有适应症。我们也得适时尽快补补作业了。”

（文中林路为化名）

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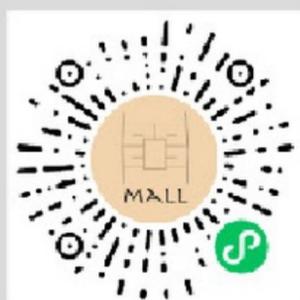
人文

# 南周 NAN ZHOU 文創

连接人文新生活

创意

极简



扫码进入“周MALL商城”  
发现更多好物



扫码关注“周MALL公众号”  
发现更多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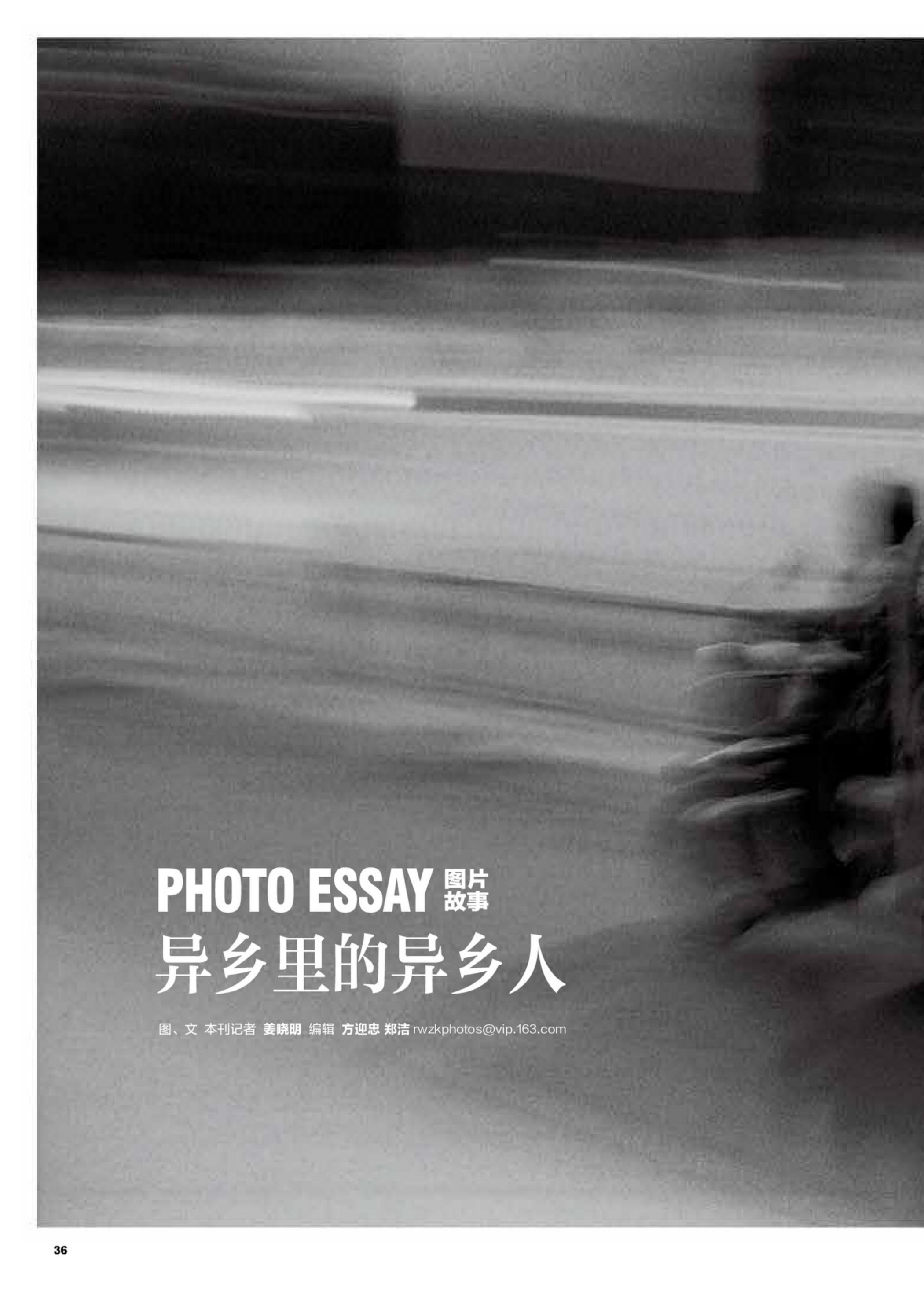


PHOTO ESSAY 图片故事

# 异乡里的异乡人

图、文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编辑 方迎忠 郑洁 [rwzkphotos@vip.163.com](mailto:rwzkphotos@vip.163.com)





清明

大雪前，北京气温骤降。大运河畔，树叶落光，草坪枯黄。

一个园林工人站在虚弱的阳光下，手里攥根橡胶水管。他正在冬灌作业。水柱喷涌而出，发出哗哗声响。当有骑行者经过时，车轮碾压水管，会造成瞬间断流现象。前一天浇灌的水已冻成冰，覆在草皮上，仿佛一簇簇绽放的冰花。在干燥的冬季，冰釉会锁住土壤中的水分，起到控温保墒作用。

也许是临近新年，也许是打发无聊。他突然扯起嗓子，唱起歌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他缩肩弓背，歪戴顶尖尖的黑绒线帽，身体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抖着节拍。“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他颠来倒去重复这一句。歌声里传递的思念之情，被他滑稽的样貌消解。

不远处，几个工人在寒风中安装提示牌。提示牌采用仿古设计。其中一块刻着中英双语：“您已进入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游园期间……做文明游客。”

自从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来，一连数年大兴土木，植树造林。运河沿岸则是重点打造的区域。

一个工人坐在地上，用记号笔和角尺在牌柱脚处做标记。他的手皴裂多茧，僵硬得有些不听使唤，记号笔从指间滑落。他捡起来，吹吹笔头，再度勾画。标记弄妥后，他把裁好的薄石板用粘合剂固定在标记位置。若不细看，立柱貌似真的坐落在坚实的柱基上。

另一个工人半跪在长椅旁，给长椅一侧的接缝处填充玻璃胶。他嘴唇紧绷，表情专注，稳稳地握着胶枪，一点点挤压推进。他半截小臂露在



谷雨

袖口外，上面刺着两个笔画错位的字——奋斗。

2022年整个夏天，运河沿岸都在升级改造。步道拓宽，路面铺装，增添长椅和公厕，旧栏杆换成金属材质的仿木栏杆。由于施工采取交叉作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尽管主体工程早已完工，但修修补补一直持续到秋后。

柱形路灯涂着铜色亮漆，像一支支硕大的过滤嘴香烟躺在花池边，等待安装。一个工人在埋头拆除“旧”路灯。旧路灯与新路灯形同孪生，只是腰围和身高不及后者。

“为啥又换啊？”我疑惑地问。我知道，路灯刚刚更换不久。

工人抬起头，嘴角黏着快燃尽的香烟，一只眼半眯着，用另一只斜睨我。他吐掉烟蒂，用脚捻灭。

“亮——啊！”他猛然瞪大眼睛。

沿岸栽着成排的垂柳和刺槐。藤蔓般的电线从每棵树的根部钻出，然后沿树干盘绕到高处枝杈，连接挂在那儿的数个“鸟巢”。鸟巢很逼真，由褐色胶线编织而成。到了晚上，鸟巢里会发出变幻的彩光，照得树一会儿红，一会儿蓝，一会儿紫……抑或在两种色调间微妙地过渡，此时树仿佛不再是树，而像美轮美奂、彻夜不眠的糖果。

在一株矮小的碧桃旁，立着介绍它属性的标识牌，牌面高大气派，衬得碧桃异常枯瘦。

几栋完成主体框架的高层建筑耸立在河岸上空。远远看去，既突兀又超然，仿佛钢筋水泥铸就的巨兽脊骨，凌越现实，被人遗忘。自疫情以来，它们便裸露着，在风吹日晒中生锈、变白。近来，工地重新有了动静，农民工重返箱式宿舍，塔吊开始旋转，新建筑的框架正在陆续生长。



秋分

这些高楼兴建的那几年，是周围小商铺生意最好的几年。中午和傍晚，满街农民工。他们买上一张大饼或几个馒头、一份凉菜外加一瓶啤酒。冬天蹲在街角背风处或倚在太阳晒暖的墙根下，夏天躲在树荫下或桥下的阴影中，一边狼吞虎咽地咀嚼食物，一边直愣愣地盯着过往路人，尤其是女人。当你的目光与他们相迎时，他们会迅速躲闪，假意看向别处。

长长的绿化带位于河流与车流之间，需要专人维护。一些村妇和头发花白的老汉，穿着后背印有“园林绿化”的绿制服，每天像照料庄稼似的悉心打理这些植被。修枝、间苗、浇水、打药、培土、除草……每个环节都靠双手劳作。他们隐于草木间，讷口少言，依循古法行事。多数植物他们都能叫上名字，某些他们也不大认识。他们给怕冻的灌木裹上无纺布，把凋败的鸢尾和萱草齐根割断，将枯叶装进编织袋中。

鼓胀的编织袋散布沿岸，像一袋袋粮食等待运走。夏日繁茂的草坪，此时了无生机。待到来年春天，冰雪消融，在刀割断过的地方，这些多年生草本植物又会冒出一茬新芽。

无数个日子，我沿河行走。不时与结伴乘电动车的农民工擦身而过。匆匆一瞥间，我举起相机。

模糊的面孔，恍惚的身影，但他们的身份清晰可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异乡人建造了城市，他们暂居于此，却对周遭感到陌生、茫然。然而，他们知晓事物更本质的东西——他们对泥土有充分的把握，明白生命的出处，比城市人更了解土地。

事实上，在年复一年的聚散离别中，在纷然向上的无尽生长中，在永不停歇的奔波流动中，异乡就是故乡。





赶工



斜阳



寒露



立冬



老园丁



霜降



春分





满载而归



## 胡晓媛

### 我已经与痛感握手言和

她去看病,跟医生说自己肚子疼,医生会反问她,你到底是哪一种疼痛?是钝痛?刺痛?锐痛?还是反跳痛?胡晓媛就会想半天……这很难。疼痛难以用语言表达,即使努力描述,也不见得跟对方的理解吻合。个体的经验微小,却无法复制,人类在众多更宏大命题上的交流局限,其实都来源于个体和个体之间无法彻底通约,这是她许多创作的母题

本刊记者 蒯乐昊 编辑 杨子 rwyzz@126.com

在中国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女性艺术家里，胡晓媛是第一人。此次她在西岸美术馆的个展《沙径》，也是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之一。一个近似微型迷宫的腔体式空间，十余件装置、影像作品列布其间，为观看者隔出了一个不分前后顺序的开放式观展路径。没有固定展线，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入口步入展厅，按任何逻辑进入观看。

“我们好像从不缺乏路径中的标记……但从没人能说得清楚自己是不是沿着那条想象中、预计好的路径上来的，也很难描述此后我们还将要再去往哪里。”

《沙径》可以被视为胡晓媛上一个展览《瓮中沙》的延续，也像硬币的两面。瓮中沙这一意象，来自她喜欢的诗人保罗·策兰，指代宇宙中如恒河沙数一般的小而微的存在，而沙径则是这些小而微的个体所作出的选择。“有点像进入了瓮的内部，你需要回到一个微观个体的角度，沙径是很容易消失的，你走过的路，沙子移动就被覆盖掉了，前面有过的经验很快就消失不存。”

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再多，那些路也脆弱如沙径，并不持久。这是疫情三年来很多人的切身体会，旧日经验不再有效，甚至对世界的理解也变了模样，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洪流之中摸索。美术馆发布展览标题的时候，工作人员问胡晓媛，“沙径”两个字之间有没有空格，胡晓媛说，得有，一个，或者两个。“因为我在提示一种缝隙的可能性。”

## 艺术思维，有时仿佛刑侦推理

在艺术圈，胡晓媛这一批央美毕业生可以被称为时代宠儿，他们赶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上升期，甫一毕业就受到市场的追捧，一个多元开放的环境也让他们的创作更加具备国际视野。

胡晓媛自幼习画，父母为她规划了一条尽量少走弯路的成长轨迹，她也接受这种紧凑的安排，但叛逆暗中滋长。考入央美附中，独自来北京上学，她像是得到了自由，“我在一年里

面把以前父母警告过我的、所有不允许我做的事情全都干了一遍。”

在她眼里，央美附中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她和仇小飞就是附中时候的同学，早早地结下了革命友谊。整个学校4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都住在一个小小破破的两层宿舍楼里，男生住楼上，女生住楼下，宿管老师就住门口，全校百来号人，互相全部认识，话也传得飞快，是好玩又自在的一个环境。到现在她还记得附中老师在给他们改画的时候喜欢说的一句话：“要做一个大的青苹果，不要做一个小的红苹果。”意思是艺术家不要早早地急于追求成熟，要保持那种生涩的劲，也意味着始终保持开放性。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刚刚从柏林回国任教的央美设计学院院长谭平带两个老师来附中“拉生源”。“他们介绍了很多课程设置，跟一直以来的比如素描、人体、色彩、静物都不一样。有些课程是思维训练，做思维传达的分层练习，也会请很多外教，包括北欧很重要的设计师，有讲字体的、讲设计史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比绘画更综合，挺新鲜的，对我有吸引力。”她突然决定要转考设计系。

胡晓媛后来的艺术之路也受惠于这样一种教育体系，自由而宽阔的知识结构成了她思考素材的来源，也提供了一种思维训练。她对材料特别敏感，尤其迷恋那种带有复杂矛盾的材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用生绢来做作品，最初是她发现了母亲收藏的一块生绢面料，它透明、细腻，但是又有张力，天然的蚕丝属性让这种面料带有强烈的生物感，她用生丝缝纫包裹那些同样带有生命周期的物体：一枚多子的石榴、一块新鲜出炉的法式面包……然后在生绢上用细墨线画出物体表面的图案。一开始，这件丝衣是合体的，但随着生绢里的果实或食物逐渐干枯萎缩，它们呈现出脱体之相，内核与表征开始分离，物体所经历的时光，也被空隙所定义。

胡晓媛喜欢在网上看刑侦案例和帖子，也热衷于推理网剧，她的乐趣来自那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从一根线头开始逐渐延

伸开去最后复盘解密了一切，那是一种从归纳到递推、同时伴随想象力的智力快感。这种严谨的逻辑有时也会落实到她的创作中去。女性艺术家体能有限，在驾驭大型装置作品的时候，她会先用细铁丝制作小模，但小模型的受力与平衡在放大和改变金属材质之后有时会失效，她就会掏出笔来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她的数学能力不错，这是她思维中接近理科生的一面。她喜欢长时间泡在工厂里，跟工人师傅一起现场制作，不断调整。她无法信任那些仅凭设计图就让他人代工的艺术师，也不信任那些不跟艺术家本人生长在一起的作品。

### 世界语的童话

胡晓媛十一二岁的时候，常常在电台里听到一种奇怪的语言，每周有固定的时间段播出，据说播的是全球新闻，用的是“世界语”。因为

听不懂，因此就格外好奇。据说全球的首脑都要学习这门语言，召开全球性会议，讨论经济、贸易、气候，以及那些跟人类共同命运有关的重大话题时，就使用世界语。这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试图打破英语霸权，在全球化的平等性上实现突破。

“这套语言的发明者是一个波兰人，他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认为应该有一种简单且易学的语言，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快速掌握，用它交流，这套语言在全球通行、没有障碍。迄今为止，世界上无论是多民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多民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它的语言都是在一个自然系统内，随着时间进程，缓慢发展起来的。哪怕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只有口传的语言系统，这个语言依然是一个在复杂使用场景里面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世界语完全是一个人造速成的理念，从它建



立的初衷，就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想法。”

站在今天的座标回望 1990 年代，会清晰地看见那正是“全球化”的起点，这种潮流后来被更加形象地表达为“地球村”、“地球是平的”。世界语迎合了这种渴望，成为一时风气之先，在胡晓媛的记忆里，当时很多人热衷于学习这门全新的语言，因为它代表着未来。

她想在自己的影像作品里使用这套乌托邦语言，用世界语吟诵自己写的诗，它可能不被理解，但又恰恰怀着最大化地被所有人群理解的意愿。她到处买书，上网查资料，试图自学世界语，最后发现这套由欧语系人发明的语言，对于东亚人来说发音还是太难了。“我想找专业人士帮助，最后查到一个‘中华世界语协会’，你猜它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世界语在今天的一个整体状况——它在一个革命圣地：枣庄。”

她联系了枣庄的中华世界语协会，问他们在北京是否有分支机构，对方沉吟半晌，说：估计你只能联系一下外文局试试。胡晓媛到了外文局，在外文局办公室三楼找到了一家名为《信使》的杂志社。这是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刊行的多语种杂志，一年只出 4 期，有葡语系、英语系、德语系和世界语系，杂志不厚，印刷精美，知者寥寥。“几乎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地存在着。”

杂志主编否定了这一点。“掌握世界语的人肯定没有那么多，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少。”他对胡晓媛说。理由是他们的系统 APP 里有一个功能，类似手机里的“摇一摇”，能快速找到你周围的世界语注册用户。有一次，他出于好

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联合策展项目“胡晓媛：沙径”展览现场，西岸美术馆 图/Alessandro Wang



奇摇了一下，发现最近的一个世界语使用者离他只有500米，就在他对面的大楼里，他们甚至为此约了一杯咖啡，两个人所共同掌握的那门隐秘的语言，仿佛就是接头暗号。

胡晓媛常常能够感受到语言的局限性，她去看病，跟医生说自己肚子疼，医生会反问她，你到底是哪一种疼痛？是钝痛？刺痛？锐痛？还是反跳痛？是咕噜咕噜地痛？还是滋滋的痛？胡晓媛就会想半天，试图把自己真实的痛感，归类到医生给出的标签之中，这很难。疼痛难以用语言表达，即使努力描述，也不见得跟对方的理解吻合。个体的经验微小，却无法复制，人类在众多更宏大命题上的交流局限，其实都来源于个体和个体之间无法彻底通约，这是她许多创作的母题，是人类的自我之痛。

语言和文字都是基于“共性”建立起来的，而生命过程中很多体验是“个体性”的，用共性去描述个性，往往败下阵来。胡晓媛深感语言不够用，喜欢在展览中“生造词语”，比如“静置世”——描述人类社会在经历剧烈晃动之后沉渣泛起，接着又要在静默中渐次落下、重新归位的世纪——就是她捏造出来的词汇，用来拟态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

## 蜂巢王国的隐喻

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呢喃着世界语，影像屏幕上，是羽翼微微抖动的蜜蜂，它们一生的劳作。胡晓媛曾在旅行中拍摄过农人吃蜜蜂幼虫的一个场面，进而对蜜蜂的族群关系产生兴趣，她央求养蜂人教她养蜂，“蜂农他不太能理解，我说我要拍摄方便，所以我要做一个蜂箱，白天的时候蜜蜂在蜜蜂箱里正常生活，等到我拍摄的时候，蜂箱要能取出来移到一个同等大小的透明箱里面，我才拍到它。他说肯定够呛，蜜蜂特别畏光，它的巢是非常暗的，如果很亮的话，它会认为巢不安全，它就要离巢走掉。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最后他说其实也不是没办法，但只有不好的养蜂人才会那么干。”

好的养蜂人逐花而行，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样，他们开着车，在野外追着花季跑。不

能离城市太近，农药太多，蜂会死得很快。要找那种野僻多花的山脚下，在不停的移动迁徙中去养蜂，蜂自然采花授粉，酿成花蜜。而那些“不好的养蜂人”，用最廉价的养殖办法，他们不让蜜蜂采蜜，不是以花养蜜，而是以蜜养蜜。把现成的蜂蜜稀释兑水，喂养蜜蜂，然后一天两次让蜜蜂产蜜。为了不让蜜蜂逃逸，他们把蜜蜂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范围内，把蜂王囚禁在王笼里面。

蜜蜂族群类似母系社会，所以“蜂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蜂后”，“王笼”是她的宫殿。“王笼的笼格之间有一个0.7厘米的间距，一般的中华蜂，工蜂身体肯定小于0.7厘米，但是蜂王更大，它就钻不出网格。只要你能控制住蜂王，蜂王只要在，蜂群就不会离巢。除非蜂王不行了，比如说不再生育了，或者是蜂王太老了，要死了。蜂王身上的蜂王信息素其实是一种激素性物质，它能够控制蜂群，当激素分泌量不够了，才会导致蜂巢离散。”

工蜂的生命时长有季节性，夏季最暖和、花期最旺盛的时候，工蜂可以活2-3个月，冬季前后的工蜂则可以活3-4个月。蜜蜂很爱干净，一旦有蜂死在蜂巢里，尸体很快就会被其他工蜂搬出去清理掉，整个蜂群形成了一套异常高效的处理死亡的流程。在整个蜂巢里边，寿命最长的是蜂王，能活2-3年，并且能一直生育，生出大约10个世代来，那些忙忙碌碌供奉她的工蜂，都是她的子孙。

蜂农教胡晓媛用王笼囚禁住蜂王，挂在蜂脾上，蜂脾像密密麻麻的篦子，布满六角形的小巢穴，那就是工蜂们的集体宿舍。蜂王就是族群首相，她用集权的方式征服她的子民，收缴它们的劳动储蓄，让它们心甘情愿地奉献，一个严密的蜜蜂社会的逻辑结构便成型了。如果蜂王老迈，濒临死亡，它身上的蜂王信息素不再分泌，蜜蜂就会马上离巢逃跑。这时养蜂人就必须及时通过“介王”确定下一个管控者，在同族蜂群中寻找一只新的蜂王过来，让它进入王笼。几天以后，如果一巢工蜂里面，有工蜂开始给新王喂饭，没让新王饿死，就说明继



《石疑 | 再见,永恒 六》(局部),2022年,138cmx88cmx230cm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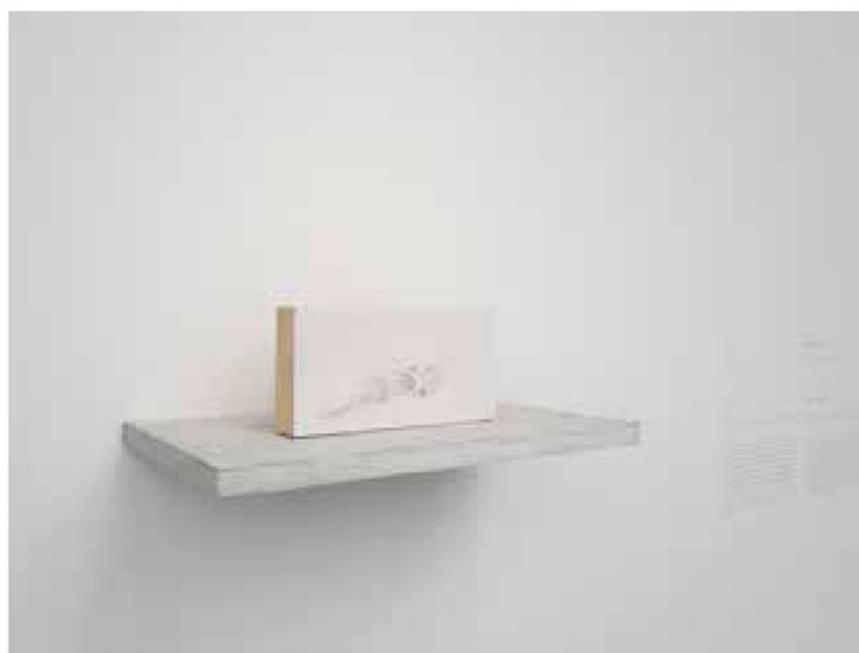
位成功，蜂群就可以逐步接受新的统治者了。这时才可以比较安全地慢慢把新王放出王笼，否则它可能会被成群愤怒的工蜂咬死。

刚开始养蜂的时候，胡晓媛穿上了严密的防护服，从头到脚遮了个严实，但还是被蜜蜂钻进裤缝，蜇出十几个其痛无比的大包。丧失了安全感的蜜蜂，攻击性是很强的。蜂巢的任何震动都会让它们陷入恐慌。喂养和拍摄了一段时间之后，蜂群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微距镜头怼到蜂巢上拍都没事，甚至脱掉防护服，蜜蜂也不再攻击她。“可能我身上的气味和它们的分泌物之间有关联性了，它们认我了。”

### 直至我们全部消耗在自然里

很多人都说，胡晓媛这几年变化很大，当了妈妈之后，她似乎变得更加松弛和柔软。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剃着光头、衣服上织满了问号、

- 1.《天上一日 二》(局部),2021年,31cmx20cmx123cm
- 2.《沙径 二》,2022年,20cmx10cmx3.5cm
- 3.《石疑|再见,永恒 七》,2022年,112cmx120cmx77cm
- 4.《通幽处无 一》(局部),2022年,300cmx85cmx165cm



2



3



4

眼神疏离的酷女孩，她现在一头长发，不施粉黛，讲起儿子的小名，就不由得笑起来。仇小飞也是如此，他画面的温度变了。孩子有时候会在爸爸的抽象画上指认着，把其中一团命名为好怪兽，而另一团是坏怪兽。

“现在变化很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很酷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过度保护，她要让所有人觉得自己不好惹，想在这个世界上给自己圈出一个最安全的范围来，然后她也没有武器，就不断伸出双手在自己身边画圈，警告别人不要靠近这个范围，这是我的区域，然后就很累。但实际上不用这样，我就站在这里，不用去维护，你安全的空间和范围其实反而变大了。”生命的痛感也许无法消逝，但她在三十岁左右跌入低谷的时候已经想明白了，她要与那种不安握手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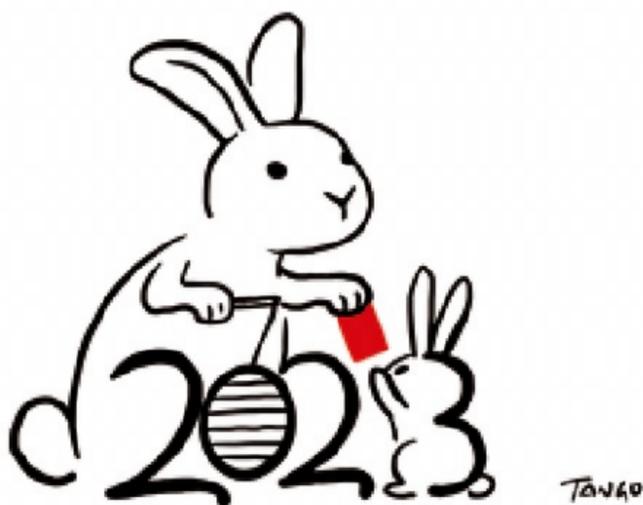
孩子给了她认知世界的更多角度。有一段时间，儿子对母乳不耐受，出现排便隐血，医生说是蛋白质过敏，她把泵出来的母乳冻在冰箱里，总想着等孩子过敏结束还可以给他补养。没想到在冰箱里一冻就是五年多，再看到它们时让人愕然，这种生物属性的产物，让她重新反思人身上的动物成分。意识到她的孩子不会再接受哺乳之后，她把那些乳汁化冻，熬制成了奶酪。“然后在我旅行的过程中，我就用它们去跟自然发生关联。”

她在荒野上徒步，拿自己的乳酪喂虫子，在爬高黎贡山的时候，她看见候鸟留下的空巢，第二年它们也许还会回来，她就把一点点很软的奶酪放入巢中。人类向自然生灵索取了那么多产物，她用自己的肉身产物归还了一点，直到最后把它们全部消耗在自然里。

“人跟自然界之间有一种很矛盾的关系，既有你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利互惠的部分，又有很多人跟自然互相啃噬的部分，旅行回来的途中，从高黎贡山往靠腾冲境内飞机场的路上，很大一片山体，全部被发电装置覆盖，搭满了密密麻麻的装备，基本上把山都占完了，你看到那个图景就会完全感受那种既共生、又互逆互噬的一个关系。”







## 漫画家 Tango 2023, 兔子要来了

画漫画是好玩的,办展览、参加艺术节是好玩的,  
年轻时和朋友在夜里去街头涂鸦是好玩的……  
“我都是做一些逻辑上很成立、但结果又很荒谬的东西”

“从表面上干扰一下你的焦虑和执着,  
这是我理解的疗愈性,疗愈存在于无用之用”

实习记者 倪瑜遥 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和很多人一样,漫画家 Tango 的 2022 年以发烧、咽痛和头疼结尾。由于身体不适,他不得不将原本安排在周三的采访推迟到了周日。感觉身体好些之后,他在上海的家中和我们通话。那是他感染新冠病毒的第七天,他基本能“坐在阳台上正常地呼吸”,尽管依然感到有些乏力。这场病带来的心理反应“比想象中的要严重”,让自称本来已经处在“瓶颈期”的 Tango 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创作,以及“创作的活力会不会受影响”。

在采访的第二天,午夜零点之后, Tango 更新了微博,上传了他为新年画的漫画:一只提着灯笼的大兔子将压岁包递给身旁翘首以盼的小兔子。椭圆形的灯笼和小兔子分别构成数字“0”和“3”,两个“2”穿插其中。评论区里观众留言:“每年都期待你画的年终画”“2022

随着高烧再见吧”“每年朋友圈都是用你的图片迎接新年。”

每到跨年时, Tango 都会用巧妙的小画辞旧迎新——“2021”的“1”被“2”一脚踢开,再被担架抬走;“2020”的“0”则具象化为轮椅的轮子,一个伤员坐着轮椅离开,而“1”则化身为一个鞠躬的人,恭敬地将伤员送走……

2010 年微博刚兴起的时候, Tango 开始在微博上连载自己的“每日一画”。起初他只是开玩笑,和朋友打赌说自己能天天画,接下来的五六年, Tango 白天上班,晚上画漫画,画完发到微博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很多“夜猫子”观众都在临睡前等着看他的画。随着他越画越多,作品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至今他在微博上已有 165 万粉丝。

而在线下，Tango 先后在巴黎、纽约等城市举办过展览。2020 年，他受邀参加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按原计划，他将会在新潟县的山村住两三个月，和一群艺术家一起住在废旧的住宅改造成的“旅店”，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完成一百多幅漫画。然而这次旅行最终因防疫的出入境限制而泡汤，他只能依照主办方寄来的资料创作。好在他最终完成了作品，此次大地艺术祭也在延期一年后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举办。

对于 2022 年的工作，Tango 觉得“特别有幸”。他的展览和活动大多避开了因封控而造成的障碍。2022 年 4 月，他人在上海，将自己关于“猫”的几百张画寄到深圳，通过“遥控策展”顺利举办了“有猫病”个展。这一展览于 2021 年 5 月诞生于上海五原路的一个小展厅，已走过杭州、温州、南京等城市。

Tango 的另一个身份是广告人。本科时，他在上海交大读数学专业，1990 年代从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美院）硕士毕业后入职广告公司，再创业，做广告是他的谋生手段。他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理科生，在创作时也很有逻辑性。“我都是做一些逻辑上很成立、但结果又很荒谬的东西。”在漫画和工作之外，他喜欢看推理小说，从小就喜欢太空、武器和汽车。他养了三只猫，猫也常常成为他漫画里的主角。“猫有自己的‘猫格’，它不会像狗一样来拍你马屁，是吧？”

很多读者说他的画有“疗愈性”，Tango 也搞不清楚“疗愈性”到底是什么。一开始画漫画，他只是排解自己的日常焦虑，“去画一些好玩的东西”让自己开心一下，也让朋友还有像自己一样的人笑一笑。“好玩”是他常提到的一个词——画漫画是好玩的，办展览、参加艺术节是好玩的，年轻时和朋友在夜里去街头涂鸦是好玩的……但不同以往的是，有了一定知名度的 Tango 现在“更考虑读者想要看什么样的东西”。他怀念过去“天马行空、乱七八糟的”创作状态，希望更直接、更自然地去发现那些感动他的东西。

以下是 Tango 的自述：

## 日本“3·11”海啸那天，我画了两只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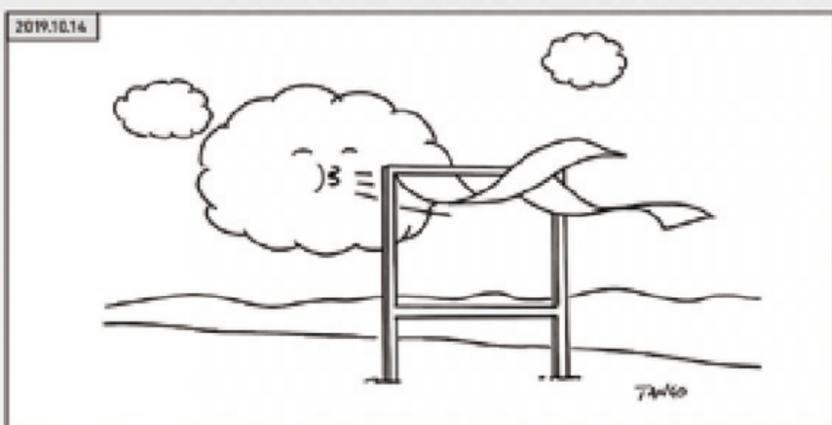
我在 2022 年底得了新冠，得了之后觉得自己心态和原来不一样了。刚生病的前两天，其实很难受的，现在是第七天，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我能坐在阳台上正常地呼吸，但稍微动一下还是会挺累的。身体的疼痛会影响你的思考，身体感受不好的时候，你本来就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年轻可能没什么感受，而我处于那种说老了又还没老、但创作正好处于下降期的时候。

我的精力不像以前那样旺盛，又在想人生和事业今后能怎么走，又突然来了新冠这么一下，就觉得很没有自信。一生病，生命力就一下子弱下去，完全不能把控。这次的疫情对我的心理打击也挺大的，心理反应比我想象中的要严重，好像摧毁了我很多。我开始想今后还能不能继续发光、继续创作，创作的活力会不会受影响。生理的、心理的都突然交加在一起。

我的创作瓶颈期其实从 2021 年就开始了。可能我参加的活动、做的展览太多了。因为稍微有了一点在漫画方面的影响力，你就会收到很多活动和创作的邀约，有很多商业机会。这些活动突然让我从漫画拓展到很多方面。这些东西分散了我的很多精力，我比以前更考虑读者想要看什么样的东西。

之前我从来不想这些，那时是很自由的创作。我看到一个细节，觉得很有意思，也不管它有没有用，或者大家会不会喜欢，就把它画下来。所以我以前的画都是天马行空、乱七八糟的，但后来我就开始考虑流量、别人的邀约、观众会不会喜欢我这类的作品。我考虑得更多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约束。我觉得还是没有名气的时候比较好，什么都能画，也不用管人家。以前我不大看别人的评论，现在经常看，这就很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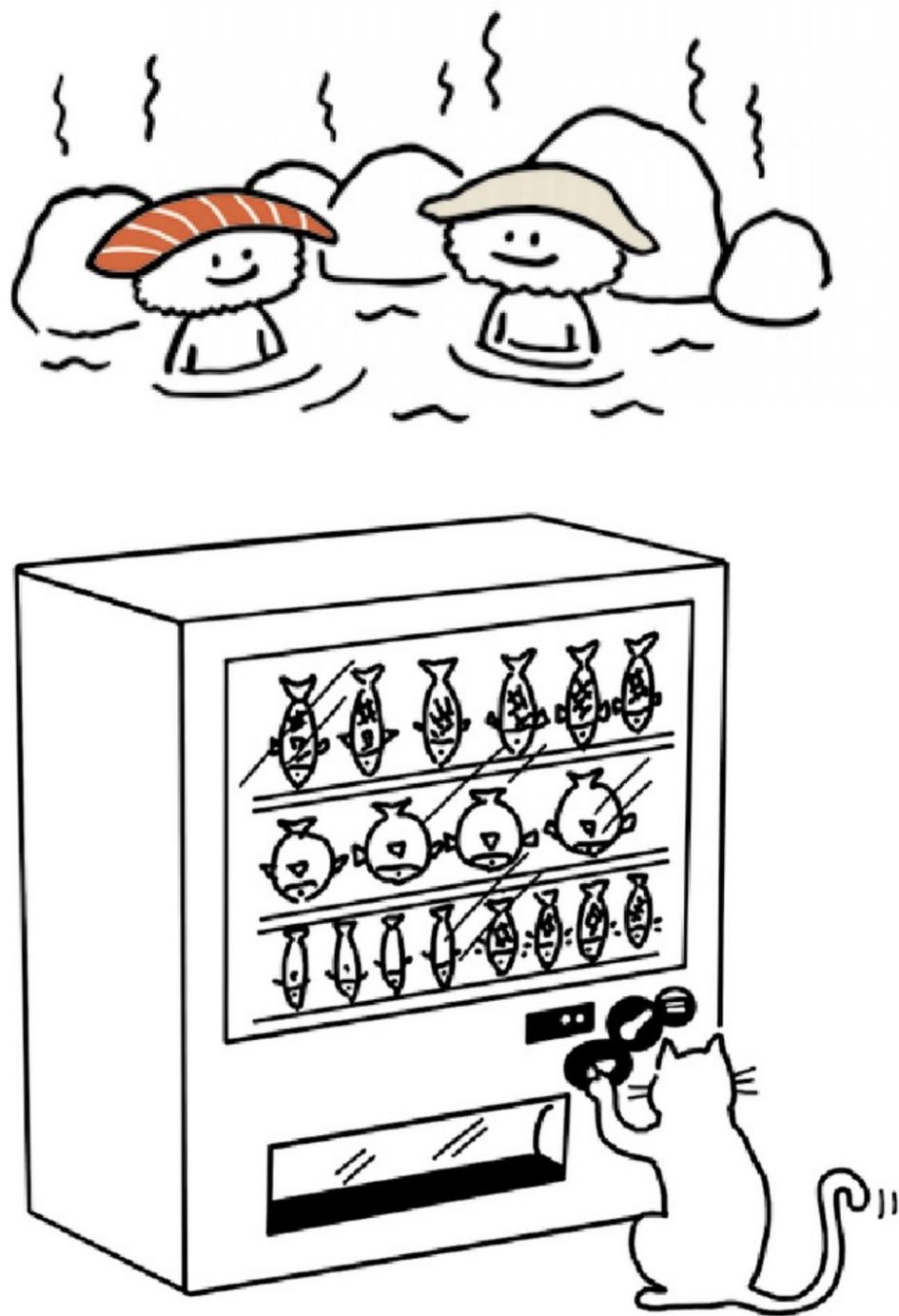
我正在寻找解脱的方法。最自然、最好的创作是不用强迫自己的。以前是觉得今天又看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想去发现。现在的创作就必须有个频率，我会强迫自己今天要画、明天要画，变成了命令式的，好像是为了画而画，不是由心而发的态度了。我想让创作的欲望自然流动，创作一些别人没想到的东西。



Tango  
"101 Frames"

Tango 24.2の投稿

今年の夏は熱風がオーナント揺らしました。



《越後妻有的作品》

Tango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作品之一《101 Frames:越后奇想集》图/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

这是一个目标，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玩的挑战。我想调整一下我的出发点，我就是想去搞笑而已，不是说要去做什么太大的事情。比如我最近在做和猫有关的展览，还缺了一些画，我就特别想去画猫，但刻意了反而不好。我想让自己变得更直接、更自然，自发地被感动，再去创作。但目前来看好像没有什么能感动我的东西了，都是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尾，大家表达的差不多。

其实在2010年开始画漫画的时候，我也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和朋友打了一个赌。那时微博刚开始兴盛，大家都劝我去玩微博。但我不会写，只会画。朋友说那你就天天画，我说天天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真的开始了“一日一画”，也觉得特别好玩。微博的反馈路径特别快，你画得好，大家开心，一秒钟之内就有回应。这对创作的人来说是很好的。我以前也画漫画投稿到《新民晚报》之类的，寄出去也不知道编辑会不会回复，不知道下一期能不能登，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暗箱。

从2010到2015这五六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画一张，除了生病或者出国倒时差的情况。因为我是白天上班、晚上画画，画完发在微博上一般都是凌晨一两点了。但当时很多人会等着在睡觉前看我那天画了什么，都是一些夜猫子，一些失眠的、在夜里思考很多事的人。

那段时间的“一日一画”，我是很积极地强迫自己的，跟现在这种机械性的强迫不一样。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广告业，觉得太无聊了。但我又有很多的创作欲望，想法源源不断，可能是储存了很长时间，平时也没有机会把它们一系列地放出来。那时创造力特别旺盛，每天都



《送别2020》

每到跨年时，Tango都会在微博上发“踢年图”

能画新的东西。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海啸，那天我不知道画什么，这是很难受的事情，那么多人去世了。很多人劝我别画，因为很难画得准确，会被人说。但我觉得要是不画自己的良心又过不去。后来我画了两只猫，一只猫的手搭在另一只猫的肩膀上，两只猫的身上分别画着中国地图和日本地图。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喜欢猫，我也养了猫，动物正好能很巧地戒掉民族主义的东西。这张图上了日本的Yahoo!新闻，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来采访，有很多人看到。

还有一次，我不知道画什么，就在两张扑克上画了两个人，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是唐伯虎和秋香。我以为这不是一个idea，因为我一般画漫画都有个故事或者概念。我觉得这张画得不好，但出乎意料地被转发了很多次。后来粉丝们都在蹲守，让我继续画扑克牌。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室的桌面上堆满了牌，每天都能想到个新的，一直画到我不想画。

我是天秤座的，特别在意别人的评论；我又是做广告出身，也很替消费者着想，我觉得我创作的东西要让消费者看得懂。做广告是用一种概念来感动你，让你有消费的冲动，在微博上可能是让你有转发的冲动吧。

### “我喜欢把事情变成好玩的再加起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办得最好的展览是“任意门”。我用了一个像“公共厕所”的装置，每个门推进去都是一个世界，有关于佛祖的、猫的，还有美食、麻将等等。我喜欢沉浸式的体验，不想把漫画弄个镜框挂起来，所以我把这些画都融在某些主题里，“漫漫疗”就从生活中的细节而来。也正因为这个展览我才觉得漫画稍微带了一点疗愈性，每个房间的主题好像都和孤独有关。来看展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找到了生活当中自己的影子。但这个展览太沉浸式、太费钱了。没有赞助商的时候我就做不出这么复杂的产品。所以我只有把当中一个房间的“猫”拿出来，做成“有猫病”的展。

我也很喜欢一些艺术节。我之前是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受邀艺术家。艺术节是最好的实验的地方。主办方给你一栋房子、一堵墙，或者一个村，然后看你能怎么做。我觉得特别好玩，因为我本身也想做沉浸式的展览。

越后妻有在新潟县南部的十日町市和津南町。最早的大地艺术祭就在那里，比濑户内海还早。那里是一片无子化和空巢现象很明显的山村，住的很多是老人。神社也没人打扫了，因为没有学生，学校也一个个关掉了。创始人



《踢走“2”，迎来“3”》

TANKO

北川富朗先生觉得艺术家缺少空间，缺一块可以当作画布的墙，正好可以做一个项目，既能把当地展现给世界、让这里的文化更流动，又能解决艺术家没有空间的问题。于是他做了很有名的大地艺术祭。

参加日本的艺术祭很好玩，他们有在新潟县的驻地项目，可以去观察当地的人文生活，然后画关于当地的漫画。我就喜欢观察细节，找出一点搞笑的东西。我喜欢用自己的观察方式去搞笑，去发现概念、哲理或者奇奇怪怪的东西让别人笑一笑。转换一下角度我就特别来劲。把我突然派到一个地方去生活一个月，我替你观察，然后画一点东西，这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生活。

2020年我去的时候艺术祭已经办了六届，有很多作品在那儿，有本地艺术家的，有国际艺术家的，也有很多来自各地的游客，当地的农民和志愿者也在维护那些作品。这个地方有很丰富的生态，各种概念交汇在一起，肯定会出现很好玩的东西。我住的是艺术家宿舍，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日式大住宅。艺术家一到就自己拿一捆被子，然后在地上一铺就能睡觉，早上再卷起来。一会儿又来一个艺术家，一会儿又来一个，就像艺术家旅店一样。

很多艺术创作都在户外，要在各个地方跑，问当地人喜不喜欢这个作品，体会游客是怎么进入这个地方的，会看到些什么。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分享出来，其中一个作品是一本小册子。因为去当地必须坐一个小火车，所以我的小册子从侧面拉开也是一节小火车，里面是一幅幅小画。

按原计划我要在新潟县待两三个月，但我前前后后去了两个礼拜，之后因为疫情边境就关掉了。但我还得把合同里规定的一百多张画完成，全靠两周的记忆去画当地是不够的，只能让组委会每个月给我寄一些图文，告诉我他们在本地干什么。这其实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告诉我，跟我自己看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也比较遗憾。不过我还是做完了这个项目，原本定在2021年的艺术祭延期后也在2022年举办了。

2016年，我在纽约的Chelsea Market举办了一次Pop Up的展览。那里是曼哈顿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附近有Google、YouTube等公司，还有海鲜市场、红酒店、书店、服装店，还有时尚品牌会卖样品。很多年轻人都在那边，人超级多，也有很多国际游客。

那次我做了24天，展厅是一个挺大的房间，三四百平方米，我把我的画都放在一排排的柱子

上。路过的人只看到头几排，如果觉得好玩的话就再往里跑，就像人被吸进去一样。我发现很多人看，路过的人都在那笑，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还把我写进了一篇文章里。只要有人喜欢就会被推荐来推荐去，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的作品就适合给普通人看，不适合收藏家。如果我去画廊美术馆办展，一天进来的可能也没几个人。我没有经纪人，漫画的笔法也不是很难，所以这些画也不会用来像藏品一样卖。我就喜欢去街头和市场做展览，人们在不经意间看到我的作品，很开心地笑一笑，然后再回家。

## 在2000年，戴着防毒面具去涂鸦

我大学时学的是数学。其实我课外一直在上海的福利会少年宫学雕塑，指导老师特别推荐我，觉得我应该去考浙江美院的雕塑系。但家里觉得我应该去学理工科，将来好找工作。碰巧我的理科成绩也挺好的，最后还是去了离家最近的上海交大。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了，就考了中央工艺美院，也就是现在的清华美院，读工业设计。

其实我很喜欢理科的。我喜欢看推理小说，从小就喜欢太空、各种武器和车。我的创作也很有逻辑性，我都是做一些逻辑上很成立、但结果又很荒谬的东西。我也乐此不疲。我觉得理性才能让你更自由。你从逻辑中推理出来的结果，如果别人没发现过，这其实是很自由的。但这种体验毕竟太少了，数学家很小就出名了，我们读大学时二十多岁，已经很晚了。

我对单线的插图特别敏感，像小人书、连环画那种。以前学英语用的是“新概念”嘛，里面也有很多幽默的插画。我就喜欢这种很古典的、简约的表达方式。读硕士时设计一个产品需要画很多创意说明书。你得解释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东西，就像宜家的家具拆装图那样。我就很喜欢这部分，画得很严谨，每个维度都能对上。

在画漫画之前，跟着朋友们一起去涂鸦是我消解心理压力的最好方式。那时是2000年前后，我觉得那个时代再也不会了。我喜欢去

街头做展览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你拿着喷漆罐去乱画，你画的半径就是你手臂的长度，其实平常很少有这样挥霍的机会。这种感觉是淋漓尽致的发泄。

大家都约好谁去发现哪里有块墙，几点钟集合，准备好饮料，结束了大家再去吃点东西。也会有自告奋勇的朋友，他们虽然不画，但还是加入凑热闹玩。他们会帮我们在马路口站岗，有巡逻的人来了就通知我们。我们写各种暗号，还有各种疏散的路线，每次都不一样。在半夜的城市里，整个过程都很好玩。当时我觉得，这是能做的有创造力的最开心的事情。

中国那时候是练涂鸦最好的地方，因为第二天就会被城管刷掉，你画得不好也不用不好意思。也有被警察看到的情况。有的警察也无所谓，有的就很认真地教育你，让你明天来擦掉。当时进口的油漆很贵，而国产油漆覆盖率很差，对健康也不好，涂鸦时要戴防毒面具。这就更可怕了，晚上戴着防毒面具就跟去做坏事一样。



《有情人终成眷属》，很多粉丝喜爱的扑克牌系列



《再见,女王》

所以最后大家都放弃了。

我和很多国外的艺术家也是通过涂鸦认识的。他们跑到上海也想在某块墙上留下点什么,就会来联络我们。那时候特别开心、兴奋,帮他们找好地方,看着某个路口。后来我到巴黎,一个我在上海认识的涂鸦艺术家也带着我去画。城市里很难画墙上涂鸦,他们就画公共汽车站的海报。他们随时可以把海报框的玻璃门打开,把里面的海报换成自己的,或者把海报改一改,画几笔表达点什么。有几次他专门给我选好了几个车展让我去画,这个过程特别刺激。他们还知道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像桥洞和废弃的建筑,也会带我去。这些奇怪的、荒废的地方看上去很危险,但又很活跃,特别有视觉刺激,配上 hip pop 的音乐,整个旅游的感受一下子就不同了,特别开心。

我现在有三只猫。第一只是黑白花的奶牛猫,是我和女儿在路边收养的。我们捡到它的时候是冬天,它快冻死了。它叫招招。都说猫招财进宝嘛,我取不来名字,就这么叫它了。有一次它从6楼摔了下去,之后就消失了。我以为它死了,结果没有。它自己跑去养伤,坚强地活了过来,第三天突然出现。一开始我很嫌弃这只猫,觉得它很笨,这件事之后我一下子对它很崇拜,觉得猫真的有九条命。

第二只猫是很漂亮的豹猫,也是我女儿拿来的。第三只猫本来是我的一个外国朋友的,

他因为疫情离开上海了,但猫没法带走,我就收了下来。

猫常常是我漫画里的主角。我觉得猫特别好,它有它的“猫格”是吧?它不会像狗一样,它不求人,不会来拍你的马屁。猫就是很自我,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一点。你可以把各种想象强加在它身上,聪明也好,坏也好,各种性格设定它都可以承载。所以当我不想画人而画动物的时候,猫是很适合的。

很多人说我的画有疗愈性,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疗愈性,其实只是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东西而已。后来积累得多了我才发现一些规律,疗愈存在于无用之用。你看到一些很平常的东西,换个角度它就有了一些新的意义。焦虑来自于你对某些问题产生的执念,去掉执念挺难的,但是你可以分散对执念的注意力,某件事换个方向想想就变得没那么严肃了,换个角度看看它就消解掉了,或许也没有那么严重。

从表面上干扰一下你的焦虑和执着,这是我理解的疗愈性。我没有什么深刻的思考,要是让我思考得那么深刻我就画不出来了。我都是看到生活当中可以搞一搞、弄一弄的我就画了,并不是说带着多大的责任感去画。我自己需要化解日常的焦虑,去画一些好玩的东西,开心一下,笑一笑。我觉得我能够笑,那我的朋友肯定也能笑。我能帮到我的朋友,那也就能帮到那些跟我一样的人。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 图/视觉中国

## 南美的房子里 游荡着什么样的幽灵

在以“幻想文学”为主题的会议中，很多同学都将恩里克斯作为分析对象；在上“女性谋杀”这门课程时，拉美籍导师也以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为案例——故事壮烈而残忍，写的是越来越多的阿根廷女子为了反抗焚烧她们的男性，选择将自己焚烧

本刊记者 孙凌宇 编辑 杨子 rwyzz@126.com

一个看着恐怖小说、听着重金属摇滚和祖母的鬼怪故事长大的阿根廷女人，很难埋没于人群。黑衣红唇，若是去做客参加聚会，旁人端着酒杯热切讨论摆置的艺术品或室内设计的神来之笔，她顶着乱蓬蓬的卷发，半睁着宽而明显的双眼皮，眼神犀利又漫不经心，似乎只留意其间落单孤怨的游魂。

即便没叼着烟，人们也不难从她暗夜女王般的装束中觉察出桀骜不驯，仿佛能毫不费力地随时抽身，去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片场出演一个疯狂而残酷的角色。而稍加攀谈你便会发现这股朋克气息是如此表里如一。她曾在电视台的采访中不加遮拦地表示，你觉得我要做一

个好妈妈，但其实我是一个荡妇。

她讨厌母性，抵触那些宣称做母亲是女性本能的说辞，并放言童年不一定全是温馨、美好，孩子身上同样也有邪恶、阴暗的一面。在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笔下，孩子们既不可爱也不暖心，整洁的洋装和彬彬有礼的素养在他们身上同样极度匮乏。

《脏男孩》里的主角，“又脏又臭，眉头总是紧锁着，说话的时候嗓音干涩嘶哑，经常感冒，有时候会和地铁里的流浪儿童或者宪法区的其他小男孩在一起抽烟”，“每天游荡在地铁里靠售卖圣人埃斯佩蒂多的像章换点钱，先把像章塞给乘客，然后伸出一只沾满油污的小手迅速地 and 乘客握一下手”；《掘出的天使》描述的对象是祖母幼时夭折的妹妹，拖着残缺的躯干重回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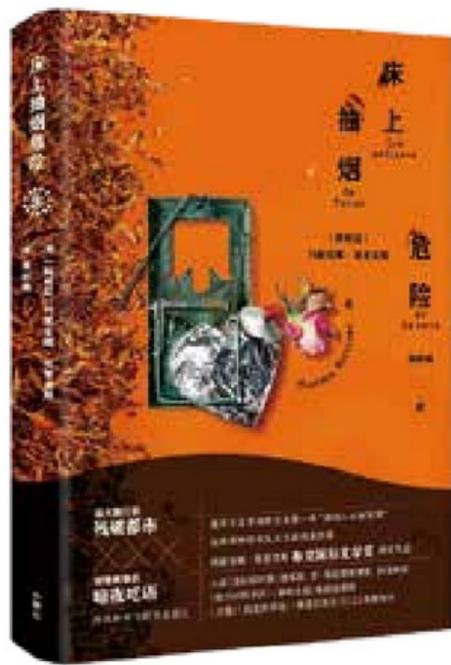
这些短篇小说的发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满是幽灵的城市”，贫穷、肮脏、毒品、死亡，不过稀松日常。活人行走其间，也无异置身地狱。看故事的人不由分说接过作者的放大镜，仔细检视那些不堪的角落：早孕女孩被可卡因烟斗熏成黄色的手指、服务站布满绿色蝗虫的厕所、污秽的厕所门把上褐色的指纹、马桶里已经干硬的屎……

2022年10月，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短篇小说集《床上抽烟危险》中文版出版，译者周好婕刚开始不太适应直译这些粗鲁的字眼，仍然选用“镶银”“瞳色”等词，希望能存留些许美感，形容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的欲望时，说的是“想尝一下床第之欢”。与编辑多次沟通后，她意识到作者的原文风格简洁、节奏短促、用词简单，且主要描写的是中下层生活，应该更粗犷一些，因此最后还是老实地翻成“我想跟他搞一搞，上上床”。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读比较文学期间，周好婕回忆玛丽安娜·恩里克斯这个名字几年前几乎席卷而来，在她周围的文学圈和学术圈掀起热潮。那段时间，“走在西班牙的校园里，你随时可能看到有人手里拿着一本她写的《火中遗物》。”当时她还在念硕士，研究的是

拉丁美洲当代女性主义幻想文学，在以“幻想文学”为主题的会议中，很多同学都将恩里克斯作为分析对象；在上“女性谋杀”这门课程时，拉美籍导师也以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为案例——故事壮烈而残忍，写的是越来越多的阿根廷女子为了反抗焚烧她们的男性，选择将自己焚烧；课后她去学校资料室找这本书来看，迎面走来一位教授，看到封面后对她说，“写得很棒对不对。”

等到博士期间，她以《拉丁美洲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为论文课题，主动联系了出版社，试图了解国内为何会关注到这位当时在国际上还未获奖的作家，随后得到了恩里克斯在中国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床上抽烟危险》的试译机会。这本最早于2009年面世的作品是恩里克斯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相比往后的作品，惊悚元素在故事中的运用显得尤为单刀直入，不乏召灵等仪式。这些故事因死亡在生活中的持续存在或未解决的创伤而交叉在一起，其英文版于2021年出版，并于同年获得布克奖。在这本书中，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用个人化的、激进的现代声音将传统的恐怖故事加以升华，通过12则亦真亦幻的故事探讨萦绕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与罪恶。



## “阿根廷的军事独裁 创造了许多刀下亡魂和怪力乱神”

不该出现的冒出来，本应存在的却消失了——这是恩里克斯小说里反复追问、捶打的主题。无从驱散的阴魂，与消失匿迹的活人，二者都天然带着诡异的成分，但若是仅仅将它们视作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鬼故事”，未免又显得过于简单了。

巫术、荒宅固然可怖，但作者从不满足于装神弄鬼，促使她创作的初衷，在于人比破碎的鬼魂更残酷。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如今正在写的小说依旧关于鬼魂，主题是反映1990—200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她的青年时代恰好遇上这段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的伤痕文学。她曾对外剖析过自己创作的恐怖文学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以前发生在古堡、荒原、废墟，现在则非常的近，更加入侵现实生活，身体和家就变成了恐怖发生的场所，社会的事件、整体的民族的创伤也会变成恐怖的一部分。”

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伴随了国家的苦痛。恩里克斯出生不久，阿根廷军政府于1976年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为了防止左派分子渗入阿根廷，发动了“肮脏战争”，大肆逮捕异见人士，甚至强行卖掉失踪者的子女，造成数万家庭妻离子散。

这场持续近十年的战争刚发生时，恩里克斯才3岁，虽然无法对当时的场景产生清晰的印记，但那种大环境政权更迭的动荡以及从周遭大人们身上感受到的紧张氛围却就此埋在了心中，难以消散。长大后她从课本中了解到了更多关于那段时期的记载，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学习新闻和社会传播专业时，由于经常在当地看到很多流浪的孩子蜷缩在广场上，进一步形成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她几乎不写不快，在一篇名为《归来的孩子》的小说中直观地展现了这一事件，其中的女主人公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负责维护和更新失踪儿童的档案。

翻译恩里克斯的作品时，周好婕并没有感到害怕，反倒是从古老传说、魔法、召唤亡灵



2022年10月，译者周好婕在布拉格

的仪式中看到了独特的力量感，因为她了解这些离奇情节背后都身负非常明确的政治指向，影射的是1970年代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陆军司令）上台后，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他们偷走异己家庭的婴儿，或直接将他们从飞机上扔下来、活埋、秘密处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时间出现了大量的失踪者，他们的亲人则生活在追寻当中，对追索骸骨的执念、不分昼夜浮现的亡灵都是在指向这一时期政局和历史的遗留问题。

恐惧是阿根廷难以忘记的精神创伤，很多作家无处宣泄愤懑情绪，便将“失踪者”的故

事投射到了文学作品中。恩里克斯曾说，“阿根廷的军事独裁创造了许多刀下亡魂和怪力乱神，而那一阶段正是我的童年时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在悬疑类别中，我处理这一时期的题材处理得最好。”

2019年11月，她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属于我们的夜晚》。这部小说的背景设置为20世纪80年代处于军政府独裁之下的阿根廷，主人公具有超自然能力。奇幻与现实交融仍然是这部小说的特色。

在盛产幻想文学的阿根廷，有人称她为科塔萨尔的接班人，对此译者周好婕认为，深入读二者的文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差别挺大，“科塔萨尔是在日常找奇情，比如我看热带鱼突然变成热带鱼在看我，突出的是奇思妙想，而恩里克斯的元素则重口很多。她跟博尔赫斯也截然不同，她的幻想故事里哥特意味很重，饱含恐怖小说那种剧烈、野蛮、黑暗的力量。17-18世纪的哥特文学往往发生在荒郊野外的宫殿、古堡、修道院、坟墓和鬼宅，恩里克斯将这些场景搬到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都市，古老的恐惧如今在现代也能感受到，而且她不是为了纯粹吓人，我很欣赏她作品里的现实主义，书中的很多细节都有现实和历史因素可寻，甚至直接取材于作者真实的见闻和新闻头条。”

在一些采访中，恩里克斯常被问及小说创作与自己的记者经历有无关系，有些时候她会说关系不大，甚至会刻意拉开距离，把自己与笔下人物区分开（比如她故事中的主角常被设定为独居的单身女子，且总想逃离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她本人并非游历型作家，和外国男友长期居住在她的出生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时她又表示职业生涯对她确实有影响，阅读社会谋杀案件新闻，既是她的职业内容也是她的兴趣所在，与底层、血腥打交道的直观经验多少会在创作中有所体现。

《黑水之下》的故事里，警察把两个贫民窟男孩推入水中的桥段就改编自社会新闻，那片沉寂腐臭、藏污纳垢的黑水正是被污染的里亚

丘埃洛河。她用分不清是新闻报道还是虚构想象的笔触写道，“南部的警察不保护居民，他们从来都是这样：杀害青少年，有时是因为粗暴执法，有时是因为有些孩子拒绝为他们办事——帮他们偷窃或者售卖扣押的毒品，或者背叛了他们。”

当现实的恐怖渗入小说，就像《火中遗物》的译者之一陈芷说的那样，恩里克斯笔下的文学世界犹如白日噩梦。年少时她便从斯蒂芬·金和H·P·洛夫克拉夫特等美国惊悚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中获得启发，开始自己的惊悚小说写作。几十年过去，她仍在思索，“南美的房子里会游荡着什么样的幽灵？我总是想要写些毛骨悚然的东西，但问题是要怎么写出拉美式的汗毛倒竖。”

19岁时，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堕落最糟糕》，描写了困扰她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各种主题：青少年的焦虑、酒精、毒品、摇滚乐等等。2004年，她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如何彻底消失》，讲述了一个名叫马蒂亚斯的男孩的故事，他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下层社区，必须忍受父亲对他的性虐待，以及1990年代阿根廷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解体。

玛丽安娜·恩里克斯以一种暗黑、猎奇、惊悚的方式来呈现当代阿根廷或者说整个当代社会的种种疾病。从儿时的独裁记忆到初中时在舞厅跳舞被警察无故拖走带到监狱关了一夜，再到工作后接触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她知道这个社会是不安全的，在阿根廷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恐惧，这些恐惧蔓延至笔下，故事里也反复透露出对过往的恐惧、对如今阶级下沉的恐惧、对未来可能陷入贫穷的恐惧。

南京大学西语研究者张伟劼曾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对于不太了解阿根廷的读者来说，读来大概是一种看惊悚片的感觉。对于稍稍了解阿根廷历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只要那些雪球般的问题一天没有得到解决，恩里克斯的笔就不会停下。

# ENTERTAINMENT 娱乐

## 独角戏与一群戏剧人的突围

“更重要的是,当这束光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追上这束光,有没有足够多的创作者和热情推动,让小火苗点成一团篝火,可以更深地更稳固地扎在这片土地上”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聚光灯下，演员李腾飞脸上身上的汗滴清晰可见，呼吸尚未调匀的他，将观众送上的鲜花抛掷给热情的观众，表达感谢。

2023年1月2日下午，鼓楼西剧场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第三轮演出告一段落。所有的百感交集，都化在了斟满的热红酒和结实的拥抱里。

因为新冠疫情和防控政策，这轮演出从原定时间2022年国庆至今日终于完成，经历了至少三次延期。而在2022年漫长的三百多天里，民营剧场鼓楼西也从《一只猿的报告》获得的热烈反响，生发出《象棋的故事》《吉他男》等多部独角戏和相关的戏剧节策划。一个人的倾力演出，小团队的精心打磨，令这群戏剧人在特殊时期探索出一条“别样出路”；而创作伙伴们的灵感火花四溅，以及彼此间关系的升华，对戏剧艺术的深度理解，则成为他们在困境里的“意外”收获和治愈自身的力量。

## 成为“一只猿”

开场音乐渐弱，近乎黝黑一片里，一个身穿大号西装、别着红领结的男人弓着背，踮着脚，踱步上台。

在之后的几十分钟里，“做报告者”的身份贯穿始终，但他却极少“安分”：斜肩、跺脚、瞪眼，吃虱子，扭屁股，要么一只手臂高高扬起，或从翻滚、咆哮迅疾地回到半蹲姿势，惊恐、好奇、驯服的眼神，交替流露。

哦，这原来是一只被囚禁的猿猴红彼得历经千辛万苦，通过模仿与“学习”，成为人类的过程。

有观众形容，《一只猿的报告》主演李腾飞是在用骨骼表演。“看上去，他的骨骼完全弯成了猿猴的形态：脊柱前弯，股骨后翘，上肢长于下肢，行走为臂行。我能听到他骨关节的响动。加之他声音上的功力——逼真的猿啼，脸部肌肉的训练——野性的抽搐，说实话，我已经无法分辨他是人是猿。”

李腾飞个头不高，肌肉健硕，不是舞蹈表演者中常见的瘦高体形，但从舞台上的各种腾挪、空翻、大开大合的动作到戛然而止，可见其稳定性和柔韧性。“他是我认识的国内身体条件极好

也最爱惜和善于挖掘身体的演员。”导演郝望不吝赞美。

“你从小便意识到自己身体条件的优势吗？”我问李腾飞。

“谈不上优势吧，我只是特别喜欢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表达一些语言之外的诗意。”

在《一只猿的报告》里，无论是红彼得回忆自己可能掉入海水中的游泳姿态，还是在舞台光束下、展现出的一只猿如何从爬行、半蹲，进化到直立行走的人，都呈现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诗意”。

童年时的李腾飞便向往空气丰沛，生灵繁茂的地方。之后，他又在工作坊里习得了如何捕捉动物身上，乃至风、火、气、黏土等物质中蕴藏的气质、神韵。

为了参透猿猴的姿态，他去了十多次北京动物园。隔着玻璃，他和它们一起抬头，努嘴，左右摇摆身体。只是，猩猩和游客已经没有太多互动了。“它们生下来就被观察。每天只有下午3点吃饭，那之前半小时是最激动的。会看看厨房有没有吃的，有没有人备菜。”

或许因为他去得太频繁，有一只叫思思的母猩猩，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他也引起了思思的注意。“它老趴在玻璃上看人，看小孩儿怎么吃东西，看大人怎么照顾小孩儿。就感觉它对外面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嫉妒似的，还有些忧郁。它可能意识不到自己一辈子只能待在这里。”

到底是谁看谁呢？李腾飞觉得，其实我们身边的“猩猩”还挺多的。这部戏的主题，也跟现实里人的境遇有多种层面上的相似。而“Listen to your inner ape（倾听你内心的猿）”，正是这部戏剧的英文名。

## “寻找出路”

《一只猿的报告》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一战”期间，敏感的卡夫卡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人类的未来迈向不可逆转的泥淖。他用文字揭示出人类逐渐异化的处境，和从迷茫，恐惧转向绝望的心境。

在郝望看来，原作和他想表达的核心是驯



《一只猿的报告》里,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进化之路”场景 图/塔苏

化与规训。“为了进入另一个阶层或者另一个文明里，你要自我驯化，自我阉割。”

剧中，红彼得为了摆脱被拘禁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不能困在“猿”的身份里。他学会了向人类微笑，握手，学会了啐唾沫，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最为厌恶、但人类却乐于调教他的喝酒……

当他终于掌握了开启瓶盖、扔掉酒瓶，颤颤巍巍地说出第一句人话：“你好——”全剧的转折点由此而生。身为观众，那一刻的悲凉、纠缠，也随着红彼得的大声呼喊，翻来滚去。

对于“重生为人”的新世界，红彼得究竟是泰然处之，还是纠结、甚而嫌恶，心有悔痛？

排练之初，郝望没和李腾飞深入聊这个话题。“聊太多没用。经历了整个(排练)这么一遭再说。”

这让李腾飞有点发蒙。看了卡夫卡写的番外篇《红彼得》，有了些感觉。作品中记者去酒店采访巡演大获成功的红彼得，看到屋子里窗帘拉上，满地水果，红彼得躺在沙发上，意兴阑珊。“他

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就靠着吃大量的水果想忘掉这一切。这种感觉，是不是和很多咱们所谓‘名人’的‘万众中的孤独’很像？你好似得到了一切，却对这个自己很拧巴。”

9月底联排时，我问起郝望，“规训之后的红彼得，究竟是意识到了成人的代价，还是已经不去反思了？”

“应该是两者之间吧。”他回答，“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一生是个悲剧。红彼得说道，我不要自由，只要出路。那种笼子里可以自在吃虱子的‘自由’，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吧，因为外部世界太差劲，你总得让自己合理化，才能活下去。”

整场戏的高潮，是后半部红彼得长达七八分钟的“控诉式”独白，这一长段仿写《自我控诉》的台词，出自排练中后期两人的二度创作。那时排演进入一段瓶颈期，李腾飞想起彼得·汉德克的《自我控诉》，忽然就在排练厅里读了起来，边

读边把红彼得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只剩裤衩，其他人看傻了，连声叫好。“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之前觉得这些文字很理性客观，当我们把红彼得代入进去，代入自己，就觉得更实在。虽然那些词看似无序、重叠，但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郝望也对《自我控诉》有过阅读和心理准备。但他觉得，不能把原著完全“拿来”，必须要加入自己的话和融入当下的社会情态。于是两人分别写了一些文字，由导演汇总修改而成：

……

我走出了大自然

我变了

我变得都不自然了

我看到了你们的目光

我从你们的目光中看到自己

我学会了应该遵守规则

我学会了规则和规则里的例外

我融入了人类社会

但我变得独来独往了

我想去哪儿

回到曾经的那个铁笼子的木板前？

它的后面是森林么？

创作者对于红彼得“出路”的态度，从这些词句里，也可一窥端倪了。

## 挑战

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曾说：一个人穿过舞台就形成了戏剧。然而真正的独角戏，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语言与动作，实现情境和角色（甚至多个角色）的表达，无疑是对创作者的巨大考验。

在国内，提到“独角戏”，人们想到的要么是《夜奔》《思凡》这样古老的戏曲曲目，或是上世纪80年代游本昌、王景愚、王德顺这样的哑剧独角戏三杰，抑或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这样的国外剧目，当代中国戏剧领域对独角戏的研究和实践还不算多见。

“独角戏可能都不太算一个单独的剧种吧？我没有特地钻研，不能妄言。”说到这个话题，《吉他男》的导演兼主演何雨繁笑道。“但我感觉，其实它的表演和创作规律和其他戏都一样，只不过有很大的限制条件。”

在鼓楼西这次的三部独角戏里，《一只猿的报告》和《吉他男》都是透过主角的独白来表现主题，唯有《象棋的故事》是一人分饰多角：B博士的紧绷，“棋王”的木讷，看客的松弛与犀利，如何在其间自如转换，对主演的业务水平颇有挑战。

故事讲的是一艘远洋客轮上，以“天才”著称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琴多维奇出乎意料地被人群中的一位神秘乘客B博士战胜；闪回到B博士的回忆，原来他曾被纳粹单独囚禁在酒店



《一只猿的报告》主创在2022年年末鼓楼西剧场第三轮演出后与观众合影 图/马向龙

数年，一本棋谱救赎了黑暗中的他，却也禁锢和扭曲了他的精神世界。

主创郭笑想摆脱他认为的“窠臼”表演，最后采用了“说书人”之法，两个主要人物和叙述者三角“跳进跳出”；加上他的戏曲身法、贯口、古诗词、哲学、音乐知识，几十年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在这个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剧评人李静称之为“一个人的交响乐，一个人的万马千军，一个人的中西合璧，一个人的庄谐并举苦中作乐笑中带泪，一个人的理性与癫狂、蜂蜜与胆汁、囚禁与翻越”。

不过，两万字的台词中，大段的诗词背诵是否有炫技之嫌？人性受到禁锢后的压抑这一主题，会不会因此而被冲淡？在观众和评论者中也引发了争议。独角戏的创作者，如何能不被个人汨汨而出的才华捆绑，更恰当地服务于作品，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遇到不是以思想深度见长，情节又偏弱的剧作，独角戏演员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

何雨繁主演的《吉他男》改编自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同名作，讲述一个失意的吉他手，在地铁和大街上宣泄人生的种种愁忿，质疑自己坚持的意义，质疑一切。一个多小时的台词和歌唱充满了语意的反复，从头到尾如一个人的喃喃呓语。

怎么样处理如此诗性的文本，如何通过表演和其他的方式做到“形散而神不散”，何雨繁没少发愁。他坦言，《吉他男》其实更适合在酒吧、吧台等很小的空间里来演出。能装200人的鼓楼西，对于这个戏反而尺度过大了。

“必须要用能量去抓住观众。”他用六根长长的彩带代指琴弦，寓意吉他男心中的艺术梦，在舞台上缠绕身体，配合色彩和亮度参差的灯光，营造出一种特别的讲述情境。如同读者对福瑟的态度，《吉他男》的观众也一样有“两极”的反应：要么喜欢，要么不能接受，这也在主创的预料之中。

已经演出了三轮的《一只猿的报告》，争执与磨合同样贯穿始终。

对李腾飞的肢体表现，郝望毫不担心。“最

开始他在场上特别花哨，像C罗，我得琢磨怎么把他变成齐达内。”到后来，他反复调拨的是，如何利用而非滥用身体条件，更符合表演的需要。“我和腾飞经常讨论，我希望他明白的，是那些动作是否只是一只普通猩猩，还是来自红彼得，以及演员是否在角色上赋予了过多自我的性格。”

“比如，红彼得说，我学的第一件事是握手。这里腾飞下来和观众互动握手，他忍不住会笑。可是猩猩不会这么笑。这是李腾飞作为一个演员，他在意观众的认可。这一刻他不是猩猩了，而有些讨好观众，会把他对观众的期待袒露出来。”郝望解释。

排到一定程度，演员会陷入疲惫，甚至“皮了”。郝望不时地“点醒”李腾飞：“我看不到你的乐趣，你不要当演员了好吗？！”

忠言逆耳。李腾飞也只有在“棒喝”中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自己还要做这个事情。“他让我打开自己，比如面对观众该怎么放松自己，怎么激发出原始的表达欲。我也得在自己和本子周旋的时候，找到这样的乐趣。没有别人能帮你。”

因为独角戏，服化造型李金津和灯光师董火亮才与鼓楼西结缘。此前他们都有在分工明确的大剧组工作的经验。那样的团队阶梯分明，也因为专业隔层，而有一道道无形的墙。但在独角戏的排练里，大家可以很自由地表达，主创之间也毫无芥蒂。

李金津说自己属于交感神经比较旺盛，一进入工作，碰到有意思的戏，会兴奋得睡不着觉。“这次的导演会问起我，你对于某个段落怎么看，以前我很少会被问到这样看似‘超纲’的问题。但这回的创作者非常欢迎跨部门的意见，这也给我很大的鼓舞。”

《一只猿的报告》在排练厅联排阶段，董火亮对于“进化之路”的光并没有多敏感，当李腾飞到舞台上排练时，他突然发现，红彼得走出了那样一条从猿变成人又变成猿的纵深之路。“我喊停了一下，废掉了一支侧光灯，把它切成了一条光路的形状，效果呈现出来后大家都很高兴。那不只是好看，更是有意味、有感情的。而且那条路从平面关系上看，不是特别均



《吉他男》图/蔡园

匀，而是越往前越窄、越往前越亮，像彗星一样。观众看了之后也有很多的反馈。”

“还有被关在笼子里的红彼得，底幕上投出的影子，并不是实心的光，而是剪刀拉开的不规则黑区。这个是我们几个到现场，突发奇想，在垃圾桶里找到可乐瓶，剪出随机的形状。”董火亮兴奋地回忆着，“包括我们会根据演出空间的不同，对灯光设计不断地调整和摒弃，也会保持很久的感情和热情。”但在比较大的群演制作里，不同演出地的灯光调整会非常谨慎，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董火亮看来，这也是小剧场和独角戏的魅力所在。

## 回溯与圆梦

与“猿”的编创不同，郭笑与何雨繁这回都是同时身兼导演和主演双重身份。既多能，却也缺少了及时从客体角度来审视、调整表演的可能。

“独角戏”，越发显出它的孤独。

好的合作者可遇而不可求。说起来，这几部戏的出炉，原本就各有各的机缘，排演过程，也如同主创们对过往经历的回溯。

2011年李腾飞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是报社的夜班美编。白天他时间机动，除了看戏，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各类表演工作坊。看人家在舞台上演戏，觉得自己努力把力，也能站上去。直到出演鼓楼西剧场版《雷雨》中的鲁大海，领导和同事才了然这个老请假的美编还有如此才艺。

他离了职，失去经济来源，去各种剧团跑演出，一场可能也就分个几百块。“还是想干这个，念念不忘。”

郝望的戏剧教育完全来自在法国的那些年。他说到法国的第一周，自己的戏剧观就被颠覆了。老师要求学生们建立一个等候室的情境，不说话，就在情境里生活。“我像一个乡村画师，突然穿越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一间印象派画室，我发现那些画作活了，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这种感受。”

回国后，他在执行导演和表演指导的位置上从事创排辅助工作，可是，“带演员做工作坊，弄出一个小汇报给导演看”，并不是他心里真正的创作。



《象棋的故事》图/李晏

国内一些戏剧近年过于注重舞美灯光、虚浮的大场面制作，在他看来是本末倒置。“比如立了项以后，先定景儿，演员再去适应这个景和舞美。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戏剧当然要以舞台表演为核心，还有，艺术作品能不能诚实地说生活？”

一晃三十而立，两个认识了十年、却很少深度合作的年轻人，不谋而合。2022年初，李腾飞读到卡夫卡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又看了国外同行的演出视频，他俩心里的念头“噌”地窜出——就是它了。

“这是我想寻找的出路，做演员太被动了，不是勤不勤奋的问题，演员很难遇到自己喜欢的剧本，遇到了，像我这样的演员也演不上最理想的角色。”李腾飞说。

对郭笑，《象棋的故事》则是一个悬在脑海里二十余年后终于圆梦的结果。

30岁那年，郭笑在整理父亲的书时，翻到了一本1980年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最后一篇《象棋的故事》读罢，他不忍释卷。“怎么还有B博士这样的人？法西斯竟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如果是我，可能半天

（在里头）都待不住，我什么都招了。”郭笑既叹服于人物的韧性，也开始痴迷于象棋的魔力。他四处讨教，苦苦钻研，还特地拜访了谢思明等一众象棋大师。

演过多部小品、影视剧的郭笑，台词和身体功底好，阅历丰富。但从不惑之年到知天命的年纪，最大的心愿便是要排《象棋的故事》。“摠都摠不住，就想徜徉在里边，觉得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

“象棋”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半生文学梦的外化。“我愿意把生命浪费在这些美好的事情上。”但或许正因带着强烈的个人领悟，他很难再去和其他的导演、编剧、演员切磋交流这个作品，时间上也来不及，最后只剩下形单影只。

在鼓楼西的食堂，月亮下的大门边，郭笑不止一次地和我慨叹，“80年代那会儿读书的人啊，我们通信的笔友、文友，周末把自行车一蹬，去香山，拿出本儿或者一叠纸，比比谁的诗好，谁写的文章强……可惜现在不是文学的时代，也不是戏剧时代，是短视频的时代。”

何雨繁如今是鼓楼西演员队长，他是《婚姻情境》里的约翰，也是《枕头人》里的警官

图波斯基。曾经在清华戏剧队接受的锻造，成为他戏剧生涯里重要的一笔。那时中戏的老师徐平给剧社成员讲台词；1998年赖声川到北京排《红色的天空》，和演员林连昆也去剧社做过讲座。“当时话剧队的气氛很好，大家都是谈业务谈得多。读剧本、看录像，积极性很高。”

2005到2006年间，何雨繁参加了二三十个工作坊。虽然时移世易，但戏剧热情的消退，在他身上还没有出现。“只是，现在很难看到很成气候的戏剧力量。”

## 火苗

未曾料到，这气候正在渐渐浮起。

2022年3月的北京，雪一点点消融，李腾飞开始排练。那时没有谁会想到这只“猿”会成为行业现象。上半年疫情封控，郝望甚至报名去上了一个月的瑜伽教培课，作为职业的退路。

疫情之下，有的演员开滴滴、送外卖，李腾飞始终没迈出“体验生活”和转行谋生的那一步。“有戏就一直在工作。没有戏就焦虑没有戏。很少有演员能悠然自得吧。”但他自觉社交能力不强，也是个问题。“郝望说我不是那么游刃有余。”

到夏秋，形势起起落落，有了变化。再到冬天，几部独角戏分别在鼓楼西和其他城市上演，桂林、上海、阿那亚等地的邀约纷纷发来，观众的反馈一浪接一浪。

因为不牵涉太多创作者和资源，排练和演出都相对好控制，独角戏无意中成了2022年鼓楼西和行业里的一个喘息出口。

“独角戏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轻装上阵，到很多城市去巡演，还能控制运营成本。”鼓楼西剧场创始人李羊朵说。夏秋之际，剧场顺势推出了汇集这三部作品的“独角show”，引发业内关注和讨论。一时间，许多演员纷纷表示也想演独角戏。剧场于是发起了“鼓楼西独角戏剧节”，面向全社会征集独角戏剧目。

鼓楼西副总李国杰介绍，他们在11月前后收到上百个录制了演出视频的作品，原本选取

了其中的部分作为竞赛和展示剧目，还设置了观众投票和专家点评环节，后来因为疫情发展又临时取消，但这股势头仍然让他们欣喜。“这些作品里有对情感的讨论，有传统文化和话剧的结合。很有创造力。”

此前郝望从不觉得自己是戏剧圈的人。《一只猿的报告》面世，他学会了如何与观众和媒体沟通，如何正视和确立作为导演的社会身份，这是他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在专业范围内，我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但怎么样跟方方面面打交道，明确我这个职业的社会属性，合理地分配资源、处理人际关系，这是我学习到的地方。”

最近这些日子，董火亮频繁地听到大家说，独角戏的曙光到来了。“先不说一个戏剧门类的活跃与当下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当这束光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追上这束光，有没有足够多的创作者和热情推动，让小火苗点成一团篝火，可以更深地更稳固地扎在这片土地上。”

诚然，掘出第一捧水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变成一口井。但它的味道与担水人的付出，总会被品觉到。

2022年12月29日那夜的演出，当台上的红彼得酝酿良久，发出惊天地的一声“你好”，继而再次向观众挥手，李腾飞看到，台下有好些观众，也举起手来，浅浅地跟他道“你好——”。

“那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我感觉和观众建立了联系，他们对这只素昧平生的猩猩，开始共情了。最后红彼得结束了‘控诉’，结束了报告，和全场对视的时刻，我看着观众，感觉全场看进去了，他们脸上微妙的表情，就像我现在看着你，我能观察到，你在想什么。我能看到你们所有人的想法，我知道你们也在想要知道我要说什么，做什么，那是我最在意的。”

（参考资料：《李腾飞：如何成为一只猿》，《从“孤独”迈向“独到”才是独角戏的精彩》，《“一只猿”的细腻表演与民营剧团复苏》，《两个戏剧人的“出路”》，《谢幕报告001》，《讲故事的人，故事里的人》）



# SUPPLEMENT 后窗

现场 ON THE SPOT

## 舞剧中的平静时刻

文 DLL 图 乌镇戏剧节组委会提供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2022年11月底12月初，纷杂的新闻信息让我像许多人一样陷入巨大的焦躁不安中。当时身在乌镇戏剧节，不止一次，看话剧时，台上演员高密度念台词，我居然走神。但我发现，当听不进任何话语时，舞蹈把我短暂地拉到了一个平静、自由的场域里。

这届戏剧节，舞剧占比不小，仅是“量子纠缠”这个单元就有四部舞剧（遗憾的是，我很期待的高艳津子和北京现代舞团的作品《三更雨·愿》，因为防疫政策，演出临时取消），另有部分舞剧被纳入其他单元。

场刊对“量子纠缠”的介绍很有意思，恰好写出了门外汉如我对这些舞剧的感受：“弃绝语言，触

碰边界，不接受来自任何信息茧房的标签，所有元素浑然一体，无法分割描述。”

我到戏剧节看的第一部戏是《29》，出身于北京现代舞团的导演陈梓豪以舞剧表达自己29岁的心境。连他在内的五位演员分别扮演“说不出话的幻想者”“像老虎的猫”“以为自己会飞的鸡”“不想当成年人的猴子”“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时间”。一个多小时的作品没有叙事逻辑，一切都靠舞蹈传递。

舞台空间逼仄，演员背后是堵高墙，床垫是灵魂角色：演员们扛着床垫，或躺在床垫上，或以身冲向床垫，或是被三张床垫紧紧夹住呼救不得……或许因为年龄、心境相似，演员在台上颓丧、迷茫地游走、打滚时，我能获得共鸣。如场刊收录的导





左图：舞剧《小珂》剧照 中图：舞剧《青衣》剧照，筱燕秋与丈夫面瓜 右图：舞剧《29》剧照

演万玛才旦评价所言：他们呈现了“难以驯服的激情”，“以身体表现力的强度，捕捉、驯化和记录下了一种29岁特有的创痛、哀愁与温暖。”

最抽象的舞剧观看体验来自潘晓楠的“最后一支舞”团队在秀水廊剧园上演的《最后一支舞》，表演者都是非职业舞者、潘晓楠的第一批学生。他们被问到同一个命题：你的最后一支舞会是什么样？

这部舞剧可能是他们的答案。七位穿着常服的演员从后台出来，走着猫步，一圈一圈又一圈。舞台、灯光、声音都极简，太安静了，我能听到剧场外头落雪的声音，和演员们在舞台上你追我赶的脚步声。如潘晓楠在采访里所说，他们肢体的生命力，“非常实在”，“粗糙质朴”。我逐渐意识到这场表演像是通往终点的一场接连不断的、无法预知的梦，演员们“在时间里没完没了”。她们发出或接受重复的指令，做出机械或随意的动作，大概指向一些思辨，可惜我没能完全欣赏领会。

王亚彬工作室出品的《青衣》框架和叙事就明晰很多。这部作品改编自毕飞宇的同名原著，9岁就进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舞者王亚彬古典舞、现代舞功底深厚，演活了毕飞宇笔下那“命中就有两根

青衣水袖”的筱燕秋。

《青衣》开头是场戏中戏，筱燕秋在《奔月》中扮演嫦娥，水袖飞扬；第二部分，筱燕秋与剧团闹纠纷，不得已退回婚姻生活；第三部分，她与自己的梦魇斗争，她培养的徒弟成为了“嫦娥”，她被扫地出门。

几段群舞看得我有点乏，但王亚彬的表现实在精彩绝伦。毕飞宇的《青衣》中有大量心理描写，王亚彬演的筱燕秋仿佛一直在探寻同一个问题：生命该如何寄托？

第二部分展现筱燕秋与丈夫面瓜的日常相处时，以一个可移动的沙发为媒介，面瓜的扮演者推着沙发转，筱燕秋后背贴上沙发扶手，软软地滑了进去，接着她或是卧在沙发里，或是遥遥站在沙发高处，或是扯下面瓜的围裙做水袖、在沙发上重复着当青衣时的身段动作，尽显落寞失意。

第三部分出现的“心魔”是动作捕捉而成的王亚彬的影子。筱燕秋在幕前、影子在幕后，跳对称的动作，人物心理被明确地外化。后半部分，剪影的小腹和四肢逐渐变肿，甚至成了只厉鬼，舞台上的筱燕秋崩溃奔逃，瘫倒在舞台上。

最后一场戏，被抛弃的筱燕秋在血月下挥起水



袖，进入了自己的广寒宫。这是我这次看到视觉上最柔美的戏。

这次戏剧节最大的惊喜来自舞蹈演员小珂。她和关注自发性舞蹈的导演杰罗姆·贝尔合作，通过线上排练完成了演出《小珂》，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舞蹈人生。

小珂长了一张娃娃脸。开场后，她从后台走出来，把保温杯放在地上，站到舞台正中，对观众介绍：下午好，我叫李珂，43岁，没有孩子，有一只猫。

小珂的声线干净，她讲自己成长在昆明的部队大院，4岁上部队剧场演出，6岁成为儿童舞团年纪最小的舞者，大学到上海，读复旦新闻系，开地下舞蹈工作室，只想为自己跳舞。她为爱到北京，没有爱了又回到上海。

她完全靠讲述——用最简单的编年体叙事，把自己舞蹈生涯的一个个重要节点交代给观众。小珂主要是个讲述者，偶尔才是表演者，有时她中断叙述说，“我现在可以回忆一下。”比如她说起小时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只记得一个动作”，然后她两个胳膊肘前后摆动，顶胯，连着做了五遍。比如她学民族舞多年，要素是必须“保持微笑，始终抱有希望，幸福地看向远方”，她夸张地演绎了这个要素。

讲自己学中国芭蕾、俄罗斯芭蕾、中国戏曲和武术，她严肃地说，我可以做一些示范，然后上半身跳芭蕾，下半身走戏曲台步。回忆商演经历，她说“演出最后，别忘了你要停在品牌 logo 附近”，然后配上一个定格 pose。

只为自己跳舞后，她摆脱了民族舞、现代舞的程式。我感觉她在舞台上尝试认识、适应自己的身体，完全专注在自己的世界。接着，她又幽默地讲起2005年做肢体剧场创作，一个舞蹈动作是单腿略弓，支撑身体，另一条腿跷起，和地面平行，“就像一只狗撒了很久的尿”——她边说边把这个动作持续了十秒钟。

她吐槽自己2007年做观念舞蹈，把摄像机绑在屁股上拍观众，“像现在这样”，然后屁股对着我们，调整角度，“最后，出了个很差的作品：《当我跳舞时，你会看到我的屁股》。”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到2010年，受交通事故新闻的刺激，她与人合作完成碾压100件白T恤的行为艺术。一个多月里，她们深夜在上海的马路上放100件白T恤，让车压过。后来在艺术节，合作者每挂起一件T恤，小珂就摔倒一次，一共100次。讲完这些，小珂脱掉外衣，露出一件被碾压过的白T恤，在舞台上摔了10次，每次她都站起来，放松身体，再朝不同方向摔倒，没有背景音，我们只能听到她骨头撞地的声音。

她一直讲到她的2022年。她说，尽管我们之间还有口罩，但是……她想跳一支舞。她拉伸筋骨，跳了一段我认为无法归类的舞蹈，但我看出最后一个动作，她对着观众，用力做了搂抱的姿势。在极度个人的舞蹈史里，她没讲一句身处的历史，不表现时代洪流，只有她自己。我这个观看者也感觉到了自由。





南周文創

# 阅读系列



2022 秋 特别策划

主题手提袋  
与你同行

扫码  
查看



地上  
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道路就是生活

人生如路  
脚步丈量

## 《白莲花度假村》第二季 男性、女性、人性

文 吴泽源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在 2021 年，没人能料到一部星光平平的社会讽刺剧会火遍全球。厚积薄发的美国编剧麦克·怀特凭借《白莲花度假村》，展现了一座夏威夷豪华度假酒店中从巨富游客到酒店劳工的各阶层群像，将富人的自利、伪善、特权意识、对下位者有意或无意的剥削，和底层人群在不公正权力关系面前的无力，刻画得兼具幽默感和批判性。这部剧也就此提出有力叩问：我们该如何在这个无论贫富和观点差异都愈发两极化的时代，与世界共处。

《白莲花度假村》原本只是 6 集限定剧，但它在艾美奖上斩获了比集数还多的 10 座奖杯，这让出品方 HBO 拍板续订。《白莲花》第二季在 2022 年底如约而至：它更新了故事发生地（意大利西西里岛），更换了大部分人物，讲述了独立新故事，却仍将背景设定在高级度假酒店，并同样展现着美国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群像。在此框架下，我们开始对欲望、性别关系、婚姻关系、权力及利益交换等话题，进行新的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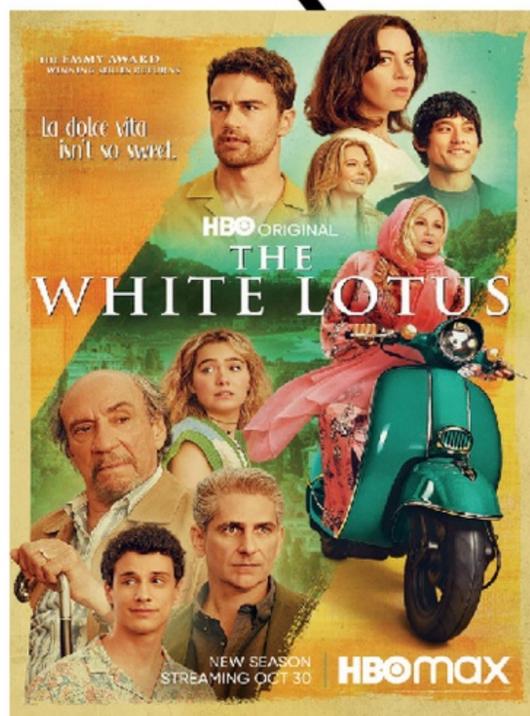
第二季的气质与第一季相比，少了些锐利。阶层冲突在第一季中极其尖

锐，但第二季角色间的贫富和权力差距，并不算悬殊。与被全球旅游业吸纳、席卷和利用的夏威夷原住民相比，第二季里的西西里居民，被剥削的程度也不算高。于是，本季的冲突与张力主要体现在男女之间：被基因设定为捕食者的男性，总是无法控制住肉体欲望，而被权力关系设定为猎物的女性，则要权衡她在一段男女关系中能得到什么，并学会不让自己在关系中感觉像个受害者。

第二季的故事，在一周的假期和十多个主角间展开。相对较有头脑的夫妻伊森（企业家）与哈珀（维权律师）被相对世俗肤浅的土豪夫妻卡梅伦（企业家）和达芙妮（家庭主妇）邀请来到西西里游玩，一段掺杂着利益交换、占有欲和竞争欲的四角关系，就此开启。

意大利裔祖孙三代移民伯特、多米尼克和阿尔比从洛杉矶来到西西里，自以为能找到失散多年的异乡亲戚，却在旅程中被一个个意大利美女迷昏头：在斯坦福读书的阿尔比，自认性别意识觉醒，实际上却跟他鄙夷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愿为美色丢弃原则。

当地妓女米娅与闺蜜露西娅，穿梭在酒店中寻找机会。米娅想在度假季节挣够全年面包，期许钓到大鱼；有着歌手梦的露西娅，则愿为梦想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向在酒店驻唱的猥琐中年男子出卖色相。





第一季中抢尽眼球的恋爱脑中年贵妇谭娅，此次戏份仍然吃重。她带着老公享受浪漫假期，后者却对她性欲全无，没过三天便离开西西里。被弃的谭娅情绪失控，向随行助理波西娅索取安慰。但与同志富翁昆汀的偶遇，让她重燃生活热情。之前与阿尔比眉来眼去的波西娅，也借此因缘和昆汀的痞帅“侄子”打得火热，并未意识到这一整场偶遇的蹊跷……

在多条故事线中，婚姻关系、婚外情、性交易和看似单纯的青春爱情相互交织，形成男女博弈的多重变奏。两对夫妻间的嫉妒猜疑，随着两位男性的竞争无限蔓延；祖孙三人甘愿牡丹花下死，甚至愿为女人达成彼此互利的交易；出境甚少的谭娅老公则心机最重，为妻子设下了一个美丽而诱人的迷局。

和总是透出些油腻的男性相比，女性在博弈中的面貌，整体要讨喜很多。钓到大鱼阿尔比的米娅相对最具心机；其闺蜜露西娅

同样目标明确，却永远把野心写在脸上、把交易摆上明面，有着可爱的坦荡。哈珀虽然嘴上刻薄，对夫妻关系的上心程度却远远高于丈夫；全剧中最荒腔走板的角色谭娅，则最招观众喜欢，这不只是因为在这个恋爱脑狂躁症患者身上，集结了剧中最多的抓马情节，还因为她对欲望和虚荣心毫无隐藏，她的一塌糊涂，好过许多角色的伪善。

这正是《白莲花》第二季的制胜法宝：在社会讽刺和批评力度减弱后，它依然能吸引观众，靠的不仅是精彩剧情，也依靠着人物在特殊情境下展现的真实人性。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有其复杂性：伯特和多米尼克的男权言论虽令人鄙夷，但他们的乡愁和挽回家庭的愿望无比真实，他们对女性作为人本身的复杂性，也

有着深刻理解——这些特质把他们的“觉醒”后代阿尔比，衬得像一朵真正的虚伪“白莲花”。

而贵妇达芙妮看似庸俗，实际却是故事中的隐藏智者——她对大男子主义丈夫有着真爱，但当丈夫背叛，她也深知，隐忍和对抗都不是最佳答案。“不让自己感觉像个受害者”，并非指代自我欺骗，而是指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心理满足甚至是报复，从而使婚姻关系重新平衡。她在丈夫出轨事实面前的片刻脆弱和即时恢复的通透，是整季中的最佳时刻。

至于这一季中最特别的关系，在我看来发生于露西娅和酒店经理瓦伦蒂娜之间，后者一开始对在店内招商的前者极度不爽。但善于观察的露西娅，看出了瓦伦蒂娜的困境：她作为一个尚未出柜的中年女子，欲望汹涌却不得其道，只能转化为对下属女员工不切实际的迷恋。于是想成为驻唱歌手的露西娅，向经理自荐用身体交换职位，并在事成后，依然愿意向瓦伦蒂娜介绍认识同类的渠道。两人间的关系虽然本质是交易，但其中透出受压抑者之间的共情与互助。这或许不是《白莲花》的故事重点，却是成就其魅力的秘方：一种在有限度的愤世嫉俗中，真挚显露出的情感与力量。❖

#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

## 西太后的黄昏

文 吉普赛 / 编辑 杨静茹 rwzkhouchuang@126.com

在中国，西太后常指清朝的慈禧太后，而在欧洲，西太后常指时装设计师薇薇安·韦斯特伍德及其创立的时尚品牌。做过工厂工人、小学教师，售卖过珠宝，薇薇安最终在服装设计这件事上功成名就。

2022年12月29日，她在南伦敦克利普罕与世长辞，在官方社交媒体上，讣文这么写道：“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薇薇安都持之以恒地做着她热爱的事——设计、创作、写作，一切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她度过了传奇的一生，她的作品及其影响力渗透在过去60年的岁月中，也定将延续至将来。”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1941年出生于英国德比郡一个工薪阶层家庭，17岁时，全家迁往伦敦北郊的哈罗区，她进入了当地的哈罗艺术学校攻读银器学。不过仅过了一个学期，她便退学了，在尝试过不同职业之后，她开始制作并售卖自己的珠宝饰品。21岁时，她与工厂学徒大卫·韦斯特伍德结婚并冠上了夫姓，之后60年，她一直沿用着这个姓氏。

而就在薇薇安的创作趋于成熟时，朋克运动兴起。“朋克”反对社会普遍规范、坚持思想解放，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朋克乐队“性手枪”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薇薇安与他的相遇，彻底瓦解了她的第一段婚姻，也使她的创作与心灵有了新的安放之处。

“唯有穿得够震撼，才有好生活。”1970年代起，



薇薇安·韦斯特伍德(1941-2022)  
英国,时装设计师

薇薇安开始在创作中加入大胆、叛逆的元素，不仅混合苏格兰传统的格子布和16、17世纪中古衣服的裁缝技术，甚至把安全扣针、刀片、锁链这些带有性虐待色彩的饰品也融入其中。1981年，薇薇安发布了名为“海盗”的时装秀，这标志着她正式走向世界，而也正是同一年，她与马尔科姆分道扬镳。

之后40年，薇薇安不仅以“朋克时尚教母”的身份持续创作，更成为了一名环保积极分子。2013年纽约时装周，当媒体问她对当下最受追捧的凯特王妃有何建议时，她坦率地说道：“我没有什么建议给她，不过我想她最好同样的衣服多穿几次，因为这有助于环保，也有助于向外界

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

薇薇安身体力行地做着许多与环保有关的事，2015年，她曾驾驶坦克前往时任首相卡梅伦家以抗议一项以破坏生态系统为前提的天然气开采决定，她曾试图说服英国政府禁止皮草零售，哪怕到了耄耋之年，她也仍然在网站上更新与气候相关的文章。

薇薇安在家人的陪伴中安详离世，家人没有透露她去世的原因，而是在声明中再次强调了她的人生理念：“道会给你一种关乎宇宙的归属感，同时给你人生的指引；它赋予了你如此强烈的认同感与力量，让你意识到人生本该如此——活着，就要尽情享受天赋，尽情度过降临于世的时光。”



# 携手 南方周末 更为可期

## 2023年

### 年度重点项目规划

1月

- 南方人物周刊“魅力人物”评选
- 中国企业双碳行动力榜单发布会
- “中国年·健康味”特别策划
- 文化原创榜

2月

- “南周研报”特刊
- 外企在华研究中心调研
- 城市能见度年度报告
- 城市探访计划

3月

- 两会专题
- 第二十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启动

4月

- “阅读新火种”公益行动启动
- 中国新消费发展论坛
- 免疫力公益科普计划
- 2022年度中国漂绿榜

5月

- 南方人物周刊“青年力量”人物评选
-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样本深调研暨论坛

6月

-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报告
- “中国村长”特别策划

7月

- 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
- 第四届互联网行业CSR论坛
- 第二届ESG发展高峰论坛
- 第二届中国企业责任与高质量发展论坛

8月

- “中国医声”特别策划

9月

- 教师节主题传播

10月

- 第三届科创大会
- 中国县域治理报告

11月

- 进博会主题论坛
- 第四届筑梦者公益大会
- 中国新金融竞争力榜暨论坛

12月

- 南方周末年度盛典品牌峰会
- N-TALK文学之夜
- “理想之城”榜单发布
- “宜商之城”榜单发布

全年  
系列活动

- CSR思享荟
- 经典作品共读播客计划
- “品牌风向标”盘点

扫码了解更多南周品牌活动  
合作咨询热线020-87371912

